



評註
四書大全

5/12
1169
11





○講述曰論語一書夫子無一字不字而獨字閔子何也或謂聖人言語不揚則何獨儘見於此或謂閔子有過人之賢則固豈出其上或謂閔子門人所記近焉

○蒙引云凡評人之賢則不賢者有所激評人之不賢則夫賢者亦有所警無非教也○謂先進後進者天地間人物前一番進上

了後一番又進上來有還旋進上之意故曰進

○高中玄曰問先進是時人之言否曰明是子曰如何為時人之善

○黃葵峰曰大抵時人所謂君子非指成德君子也

只取衣冠士類之云耳

○夏九範曰非必當時有是言只就當時看來意向如此

○姚承菴曰野字節禮失而求之野野字

○湛牛泉曰先進禮失何以為野人也存之於野人也禮失而有求野之思也後進禮失何以為君子也

禮失之於君子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一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厚齋馮氏曰此篇多評弟

子賢否故以次於夫子言動之後趙氏曰此

其賢則能者勸誡其否則不能者勉無非教也

然此篇稱賢者二倍於否亦足以見賢之衆矣

通考 勿軒熊氏曰內二十一章言孔門弟子賢否三章言

言人焉

胡氏曰 此篇記閔子騫言行去聲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聲鑑 論語而折聲

而有傷時之慨也。時之君子壞之也。何謂時之君子也。時之士大夫也。君子於文。王周公之時。文質彬彬矣。自國都而化之郊野。猶是彬彬矣。及其文之過。而礼乘襲也。亦自國都始。君子壞之。而野人原朴。而不變。犹夫背之彬彬也。此夫子所以犹幸其在之於野人也。如用之何。以謂吾從先進也。用之者行其道也。從先進也。於野而從之也。從其文在之彬彬者也。



○蒙引。或曰。如用之。夫子是為禮日得。而而言故曰。如假設之辭也。
○存疑云。如用之。只據目前言。不足得行其道。而用禮樂。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為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為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朱子曰。禮樂只是一箇禮樂。人只是誠實行。許多威儀。後人便恣好看。古人只正容謹節。後人便近於巧言令色。如古樂雖不可得。而見只如誠實底人。彈琴便雍容平淡。自是好聽。若弄手弄脚。搥出無限不好底聲音。只是繁碎。耳。問此禮樂。還說宗廟朝廷。以至州閭鄉黨之禮。樂。日也。不止是這般禮樂。凡日用之間。一禮一樂。皆是禮樂。只

管文勝去。如何合殺。須有箇變轉道理。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則字在節於下。恐于時而意。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慶源輔氏曰。時俗易得。逐流而人之所以轉移時俗者。其過化存神之妙。雖不易窺。測至於損過就中。之用。則有不可易者。○問。孔子從先進。是夫子無取於文也。然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夫子又從之。何邪。潛室陳氏曰。從先進。是夫子欲復文武周公之舊。即從周也。文必以周公之舊。方可從。周末文弊已不足為文矣。從周者。三代損益之勢。當然從先進者。周末文弊救之。當然並行不悖。○問。夫子用禮樂而從先進。是欲崇質邪。抑欲文質之得中。

此雙峰既氏曰聖人之道無適不中用禮樂而從先
進在當時則為崇實而在理則為適中○新安陳氏曰
文武周公監夏殷之禮而損益之夫子稱曰郁郁乎
文蓋謂其文質得中即彬彬之文也此周盛時之文
即先進之所從事者此章從先進之云正是厭周未
之文過其質而欲從周盛時文質得中與從周之言
初不相妨而可互相發從周正是欲從先進也
宋氏公遷曰先進於禮樂因論其文矯其偏勝而言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曾不及門也從去聲

孔子嘗居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
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是章子就謂的人言志宰我子貢政事冉

○李南黎曰德行者尤養渾全而表裡如一此資質與工夫俱優也言語政事文學則各從資質發出
言語者資質明敏而詞理宜暢政事者資質純達而機務聰智文學者資質博洽而著述炳蔚此皆門人
以其各有所長故分其日以記之非當時夫子有如是之品題也文學謂文章發於學問

○孫淮海近語云四科以德行為首次言語政事文學以聖門所向之輕重為序也顏閔四人非不足於
政學由夏諸人非全缺於德行而如此分屬以諸子所就之才器為言也

○蒙引仲由字子路後為
季氏宰因稱季路

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行去聲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問何以知其為弟子所

稱名者夫子之辭或弟子師前相謂之辭稱字者弟
子自相謂之辭或弟子門人之辭或以此章蓋為夫
子所言者考而拜且其所長分為四科孔子教入各
之不審也

因其材於此可見宋子曰德者行之本君子以成德

內外貫本末全體底物事那三件各是一物見於用
者也○問德行不知可兼言語政事文學否曰實就
逐項上看如顏子之德行固可以備若他人固自有
德行而短於才者○問四科之具曰德行有潛心體
道默契於中篤志力行不言而信者也言語者善為
辭令者也政事者達於為國治民之事者也文學者

○後漢書列傳二十五鄭玄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
問賜之徒不務官闕注四
科謂德行也

學於詩書禮樂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夫子教人使各因其所長以入於道。然其序則必以德行爲先。誠以躬行實造其體。聖人學之所貴。尤在於此。非若二者各爲一事之長而已也。○勉齋黃氏曰：四科之目因其所得而稱之。舉其最優者爲言也。○雙峰饒氏曰：聖門之教有大綱領。有小條目。如長於政事者與言政事。長於文學者與言文學。是也。如今人能文者告之以作文之法。曉事者告之以處事之法。此是各因其材。然本領不正。能文者無緣做得好文章。曉事者無緣做得好政事。又須示之以大綱領。使之治心脩身。從本領上做將來。○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言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慶源輔氏曰：夫子之門如此十人。皆固高矣。然受業身通者凡七十。

人則豈獨此十人可名爲哲哉。故程子引曾子以爲證而斷之。哲爲世俗之論。所以教學者使求於聖人之門。不止此十人也。○新安陳氏曰：曾子替之。是時尚少。不得與陳蔡之徒。故不在列。又如若有若雖賢亦以不從此行而不在列焉。○雲峰胡氏曰：德行即孟子所謂有成德者。言語政事文學。即孟子所謂有達才者。然孟子於成德之上有如時雨化之者。集註所謂顏曾是也。如此見論語四科。不過門人所記。而孟子五教又能發門人之所求。○石山金氏曰：曾子傳道有若似聖人。公西赤之才。勝於我。澹臺滅明之勇。亞於子路。子羔之孝。次於閔子。樊遲之木。亞於冉有。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子賤之政。原思之守。其他諸賢未易枚舉。開元禮既拘十哲之數。其後顏子升侑。而以曾子補十哲。是矣。曾子升侑而遂以子張備十哲。可乎。景定之禮。以顏曾思孟爲四侑。前次議者猶以顏路曾皙伯魚並在下列爲未安。則亦復

古之制而巳。古者廟寢之制前為堂而後為室。先廟之祭先室事而後堂事。而庠序之禮先獻酬而後燕禮。今二丁之祭先用饗禮。牲幣旅陳。享先聖而南。於堂以預曾思孟。侑繼用燕禮。籩豆簠簋奠先聖而東。南於室以頹路曾皙而下七十子。左右裕食如昭穆之例焉。斯為得之。其餘從祀雖東西夾室可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說音悅

助我若子夏之起起音起子因疑問而有以相長長音聲也。顏子

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釋悅無所疑問助音非故夫子

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

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溪贊

○李雨黎曰助我非能助聖人之所本無聖心萬理咸備但機或未動時與弟子啓發之耳。則非助我二句一申說下俱是若憾之詞深喜意在詞外喜意亦要點得冷冷不露言。
○申甫曰道理無人辨難紙曉解在中無由發明一番辨難一番觸動無窮新意愈抽愈出義理得以大明于天下此門人之助夫子也。
○蒙引云聖人本意全在下句惟其於吾言無不悅故為非助我者也。此豈憾之之辭。
○徐山泉初問云此悅即時習之悅夫子言之顏子悅之而已。

顏氏云爾慶源輔氏曰聖人之心義理昭融固不因人之問而後有所知亦不以人之不問而

遂有所疑顧豈有待於學者之助哉然疑而問問而益得以發其精微若子夏之起予則亦不能無也。

胡氏曰以我助我而言似有不足於顏子之意謂其無所不說則凡精凡粗若巨若細莫不備然領受而略無毫髮之疑矣。○厚齋馮氏曰夫子固無待於助然於事物之理因人之疑問而遂得以發明之是亦助也。○新安陳氏曰如終日不違吾言之不惰皆無所不悅之驗。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問去聲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辭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

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

○袁丁凡曰孔門弟子無稱字者此獨云考哉閔子騫非夫子自稱之也乃內外素稱是稱也下句言字正與上相應。
○蒙引或曰夫子蓋以閔子賢出群弟子之右故特

字之而不名。如春秋季子來飯之例。然孔門弟子莫賢於回。夫子所稱亦莫盛於回。今其見於諸書者未一以字稱。回子雖賢。未及顏子。夫子亦安得獨字之哉。朱子不特解此一節。有宜以其無關於大義耶。○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總見其實有是孝也。重在人不聞三字。○鄭申甫曰。外人之言與父母昆弟言無間矣。尤西川以為問然之間。節非間也。○李南黎曰。言孝友之實積於中者。於外。有友字不重中。就孝實德說外。只是有諸中。必形諸外。是孝之可見者。非以中為家外。為外人也。

○冥氏曰。天子於弟子未嘗稱字。此或集語者之誤。○勉齋黃氏曰。父母昆弟之言。或出於私情。人無所非。間於其言。是為公論。夫子所以稱之。○慶源輔氏曰。父母昆弟稱其孝友者。固有之矣。然或溺於愛。蔽於私。則誠否未可知也。至於人皆信之。無有間言。則誠著而德彰矣。○胡氏曰。按韓詩外傳。閔子早喪。母父再娶。生三子。繼母獨以蘆花衣于騫。父覺之。欲逐其妻。子騫曰。母在。子寒。母去。三子單。母得免。逐其母。聞之。待之均平。遂成慈母。今誦其言。藹然惻怛之意。溢於言表。故內則有以孚其家。外則有以孚於人。自內及外。無有異詞也。○雲峰胡氏曰。孔門豈獨閔子為孝。而夫子獨稱之。他人之孝。處人倫之常。閔子之孝。處人倫之變。處變而不失其常。此夫子所以稱之歟。○新安陳氏曰。夫子惟稱其孝。集註兼及於友者。蓋友于兄弟。就昆弟之言。見其友也。詩曰。兄弟既翬。和樂且湛。子曰。父母其順矣乎。蓋孝友一理。孝

○焦漪園曰。南容視以富。稱罪於定公。夫子曰。喪不如此。速貧之愈也。容因之而施散。及從夫子至。周問老子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訕。訕人者也。博辨閑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遂三復白圭。○按夫子之語。見檀弓上。

者必友。不友則非孝矣。只觀三子單之語。友之實可見。聞字不必訓非。只訓別異。自明白。外人稱之不異於父母兄弟之言。非孝友之實。積中者。外能如是乎。夫孝德之本也。人之行。莫大於孝。閔子以德稱。亞於顏子。宜哉。○宋氏公遷曰。此孝即其孚於人者。而稱之。見稱於天下。為武周之孝。見稱於眾人。為子騫之孝。見稱於宗族。為士之次者之孝。德行有大小。故其孚於人者。有廣狹也。○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三妻。並去聲。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形。旬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家語弟子行篇云。獨居思行。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

○又曰三復白圭是日
常常誦此不止一日誦三
遍要重謹言意

○宋吳祥妻謝氏其子名
賀賀與賓客言及人之長
短夫人屏間竊聞之怒笞
賀一百或解夫八日赦
士之常忍安島之若是太人
日愛其女者必取三復白
圭之士妻之今獨產一子
使知義命而出語忘親豈
可父之道哉因泣位不食
質肉是恐懼謹默

○蒙引云禮卷哀公雖略
而未詳有欠缺也

論語大全 卷之十

白圭之玷是官緇之行也孔子信其能行以為異士
○宋子曰南容三復白圭不是一且讀此乃是日日
讀之玩味此詩而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
欲謹於言行也

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此是合公治長篇
子謂南容章解之 ○范氏

曰言者行去聲
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去聲其言而

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雙峰饒氏曰表與裏對實與華對言為表而行為裏
行為實而言為華各舉其一以互見免於刑戮只是
不以輕言妄動取禍若當言而言高

雖其子之過比于之死豈容苟免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

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

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

也詳見雍也篇不遷怒章○慶源輔氏曰聖人
一言之間輕重之等則有截然不可亂者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音少去聲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

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為椁欲賣車以買椁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

○家語七十二弟子解曰
顏由顏回父字季路孔子
始教學於闕里而受學於
孔子六歲
○問顏子死夫子何以止
門人厚葬高中玄曰豈惟
止之蓋傷之甚焉曾子隨
終本扶而易贊曰吾得正
而斃焉斯已矣聖賢處死

是深情也

生之際乃如此

○邢昺曰徒猶空也請無車空行也是步行謂之徒行故左傳襄元年敗鄭徒兵於洧上杜註不徒兵步也

○杜預曰當為大夫而去故言後也

○邢昺曰今案顏回少孔子二十歲二十二而卒則顏回卒時孔子年六十二伯魚年五十一先孔子死則鯉也死時孔子蓋年七十二據其年則顏回先伯魚卒而此云又似伯魚先死者王肅家語注云此書久遠年數錯謬未可詳也或以為假設之辭也

論語大全

卷之十一

是有爵位所乘者

七

徒行以為之椁以言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聲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

顏淵然已與顏路以交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

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問以弟子之年考之則

鯉也為夫子之設言者信乎宋子曰以人情言之不

應如此且王肅信家語最篤而亦以此為年數之錯

誤今安得固守而必信之乎○南軒張氏曰聖人正

大之情天地之情也鯉雖不可以並淵然在已則于

也無椁則亦已矣淵雖賢而父之葬于也亦稱家之

有無而已又何必強為之椁乎夫子視淵固猶子也

不得舍車於鯉則亦不得舍車於淵矣○厚齋馮氏

曰伯魚聞諱聞禮未為不才視子淵則才不及耳唯

自言其子○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駟以

故曰不才○禮檀弓篇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

綏附之矣而哭之哀使子真說駟音脫參而睡之

駟馬曰駟駟助也助乘用也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邪耶俗作葬可

以無椁駟可以脫而復扶又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

車不可以與入而鬻余六諸市也王制曰命服命車

○問命車宋子曰紀且為去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

強上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為君子行

禮視吾之有無而已此蘇氏平聲君子之用財視義之

○陳桴曰舊館人舊時舍

館之主人也新莊

○蒙引云駟旁馬也謂引

車者一車駟馬是解其旁

一馬與之也

○駟車者中兩馬為服馬

兩傍各一馬為駟馬

○嚴陵方氏曰車馬曰賜

以為代貨故

○朱子曰所識窮乏者得

我請所知識之窮乏者感

妻之惠也

論語大全 卷之十一

○此夫子為道而悲。夫子上接文王之傳，則曰天將喪斯文，下失顏淵之傳，則曰天喪予。以斯文與喪歸之于天，而以淵之死生為已之存亡。其視面也重矣。○游立軒說，登云喪予之嘆不止於悼道無傳也。夫子在當特直欲為生民立命。

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慶源輔氏曰：葬之禮，樽屬於棺，宜也。然為不能具，則樽亦可廢。車之制，駟參於服，宜也。然欲輟而用，則駟或可脫。義之所可，則脫駟以賻舊館人，而不吝義，不可。則於顏淵之厚，而不從其父為樽之請。此可見聖人處事之權衡。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喪去聲。

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勉齋黃氏曰：顏子在則夫子雖凶而不凶，以道存也。顏子死則夫子雖存道固無傳，終亦必凶而已矣。故以顏子之死而為已之喪也。○新安陳氏曰：夫子之道，賴顏子以傳者也。顏子在則道有傳，孔子他日雖死而不死。顏子死則道無傳，孔子今日雖未凶而已凶。故不謂天喪回而曰天喪予，良可悲矣。○洪氏曰：孔顏一體也。回何敢死，予在故也。天

○蒙引云：此亦不欲其過於傷之意，非詭之也。乃覺之欲令其節良也。

○申甫曰：註云哀傷之過也，不自知也。以為不自知也，則聖人之心亦能節約其情矣。以為知乎，則聖人作也。為之作意，偽也。若知若不知，情合當如此。聖人恰恰如此，此道而不過也。○知而節恰如此，乃見聖人無思無為不踰矩之效。

○盧未人曰：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言，雖慟亦互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從去聲。

曰有慟乎。字有自慟。

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夫音扶。

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勸非他人之比也。

喪予回死故也。○雲峰胡氏曰：夫子上接文王之傳，則曰天將喪斯文，下失顏淵之傳，則曰天喪予。然則道統之絕，續皆天也。

宜觀之意即喪予之意皆
屬直情非徒惜其死也

○朱引書此一章書須以
曾子易箦事來參看蓋聖
賢於道理直是愛無纖毫
之遺憾君子愛人以德意
尤未也○厚葬兼棺槨說
或曰棺槨是殯非葬也此
說非

諸人全 卷之七

○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性情之正也勉齋黃氏

曰以夫子之聖而得顏淵蓋將相與講明斯道以示
天下後世其為助大矣不幸而短命死焉夫子安得
不與喪予之歎而不自知其為慟耶新安陳氏曰
觀不守知其慟者過也然哭顏淵而慟非過也其哀
之發而中節者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禮檀弓篇子游問喪具家之有無夫子曰稱家之有無貧而厚

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朱子曰門人謂回之門人

分亦須兼稱貧富固有分雖得為而貧不能舉禮者
故云稱家之有無分不得為者不在此限孟子不得

不可以為悅無財不
可以為悅兩言最盡

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聽之新安陳氏曰蓋疑辭以請車

子曰固也視之猶父也予不得視猶也非我也夫二

三子也○衍明云不得二字有意見不聽夫子之止以致此

歎不得知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南軒張氏曰

莫先焉故於其喪門人記夫子所以處之者甚詳仁
之至義之盡也勉齋黃氏曰門人欲厚葬尊賢之
情也子曰不可安貧之義也蓋不以情勝義所謂愛
久以德而不以姑息也喪予之歎有慟之哀非厚於

○朱引云葬之丁中兼不
衾棺槨墳墓說

○譚述曰大凡喪葬之禮
要便死者心安而後生者
為無憾耳顏子樂乎貧者
豈以厚葬為安乎路與二
三子惟知蓋也之情不恤
其心之不安於地下蓋欲
厚葬予不知所以為厚也

顏子也。為道也。講車却之厚。葬責之非薄。於顏子也。為道也。聖人之心。無適非道也。○慶源輔氏曰。此與請車弗從事異。而理同。顏路請車為禘。溺於愛也。夫子不遂許之。裁以義也。夫子責問人之厚葬。蔽以理也。顏路從而聽之。牽於私也。聖庸之所以分。天理人欲之間而已。○雲峰胡氏曰。無臣而為有臣。非理也。豈所以葬夫子。家貧而厚葬。非理也。豈所以葬顏子。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

未知生焉知死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南軒張氏曰。今言之求而不測則為神往而不返則為

○夏力範曰。君問奉祭祀。才是日用的道理。豈得謂之贖等。夫子豈空不告。蓋問事鬼神。問死皆有疑心。皆實意。故夫子拒之曰。未能焉。能未知焉。知分明說不必能。不必知。非謂可時可吾也。
○蔡晉江。鄭記云。非謂事鬼神難于事人。知死難于知生。事鬼神者。即其所以事人者也。知死者。即其所以知生者也。非祖事之有序。不可凌躐。而理之相通。亦有不察間隔者矣。
○鄭申甫曰。吾身亦有鬼神所當事。願譏天之明命是也。吾心之神不親不聞。莫見莫顯。必理人。性至命焉者也。夫子欲其眼前實地上做工夫。故云然。

事人即所以事鬼也

○李南黎曰。此夫子只在六言六蔽中。挑出好智不好學二名。好學。子路耳。子路斯問。正好智。好而過焉者也。夫子欲其眼前實地上做工夫。故云然。

鬼分言之。天地山川風雷。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祠享於廟。皆曰鬼。就人物言。聚而生為神。散而死為鬼。就一身言。魂氣為神。魄為鬼。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

朱子曰。反只是推轉來。謂推原於始。却折轉來看。其終。原字反字。皆就入說。反如回頭之意。○慶源輔氏曰。死生者。氣之聚散耳。尚不能推原其始。而知氣聚散。生必不能反要於終。而知氣散故死也。○新安陳氏曰。深意在二。所以字。易繫辭。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覺軒蔡氏曰。未子以未能對焉。能以未知對焉。知正欲子路循其是而不躐等也。○新安陳氏曰。由明而幽。由始而終。則

為有序，未能事人而先欲事神，未知生而先欲死，則為亂等。

程子曰：晝夜者，外

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

易繫辭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朱子

本義曰：通猶兼也。晝夜即幽明死生鬼神之謂。

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

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問曰：一而二，二而一，是兼氣與理言之否？

○朱引云：一而二者，理雖一而幽明始終之分二，而一者，雖有幽明始終之分，而理則一。

子曰：有是理則有是氣，有是氣則有是理。氣則二，理則一。○慶源輔氏曰：晝夜者，氣之明晦也。死生者，氣之聚散也。故晝夜之道，即死生之道也。明則有晦，聚則有散，理之自然也。一而二者，人鬼死生雖是一理，而有幽明始終之不同。二而一者，雖有幽明始終之不同，而其理則未嘗有二也。○潛室陳氏曰：死生人鬼，雖幽明之事，了不相關。然天地間不過陰陽聚散，屈伸聚則生，散則死，伸為神，屈為鬼，有聚必有散，有

神必有屈，理一而分，則殊分殊而理則一。非微昧不可究詰之事也。或言夫子不在乎

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新安陳氏曰：告之以所當先，能先知者是，即所以深告之。

○朱子曰：事人事鬼，以心言，知生知死，以理言。○人且從分明處理會去。如事君親盡誠敬之心，即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在，人受天所賦許多道理，自然完具，無入闕須盡得這道理。到那死時，乃知生理已盡，亦安於死而無愧矣。○事人如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事其所當事者，事鬼亦然，苟非其鬼而事之，則誼矣。○問：未知生焉知死？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才說破，則人便都理會得。然須知道人生有多少道理，自稟五常之性以來，所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者須要一一盡得，這生底道理，則底道理皆可知矣。○問：天地之化，雖生生不息，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原始而知其聚，而

生則必知其後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於氣化之日初無精神寄寓於太虛之中則知其死也與氣而俱散無復更有形象尚雷於冥漠之內曰死便是都散了○盡愛親敬長貴賢尊賢之道則事鬼之心不致乎此矣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生之有死可得而推矣夫子之言固所以深曉子路然學不躐等於此亦可見矣○天道流行發育萬物人得之以有生氣之清者為氣知覺運動陽之為也氣之濁者為質形體陰之為也氣曰魂體曰魄高誘註淮南子曰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以其法乎形氣故曰神人所以生精氣聚也人只有許多氣須有箇盡時盡則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而死矣人將死時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下體漸冷所謂魄降也此所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也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泊在氣上初不是疑結別為一物但人分上合當係地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然人必氣雖終歸於散亦未

○李南黎曰侍側非空侍側夫子之樂亦非空在諸子氣象上問問行行侃侃是記者於辨問疑難上模寫出英才樣子子樂是記

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泰祭祀者既是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所以可感通然已散者不復聚釋氏却謂人死為鬼鬼復為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來來去去更不由他造化生生必無是理也至伯有為厲伊川云別是一般道理為其人氣未盡而強欲自是能為厲如子產為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為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雙峰饒氏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如人有箇父母活在這裏尚不會奉事得然後如何會奉事○蔡氏曰事人事鬼以所能之事言知生知死以所知之理言通考宋氏公遷曰子路問事鬼神舉其祭祀之鬼神言而夫子之不語者是鬼神之妙也

○閔子侍側問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閔侃音義見前篇行胡浪反樂音洛

者於教育上模寫出本心
○蒙引云：問剛侃侃行行
皆記者之辭，非夫子之所
言也。

○孟子：盡心上君子有三
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樂得

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朱子曰：問問者

外和內剛，德氣深厚，所謂和悅而諍者也。侃侃則和
順不足，而剛直稍外，見矣。前篇之訓固亦如此。○冉
有子貢侃侃如也。侃侃剛直之貌。以三子氣象觀之，
賜之達求之藝，皆是有才底人。大凡人有才，便自暴
露，便自然有這般氣象。閔子純於孝，自然有問問氣
象。○問問是深沈底侃侃，是發露圭角底行行。是發
露得粗底。○問問行行侃侃，皆是剛正之意。如冉
求平日自是箇退遜之人，如何也。解有此意思，曰三
子皆意思大同小異，求賜則微見其意，子路則全體
發在外，閔子則又全不外見，然此意思亦自在。三子
者皆有疑必問，有懷必吐，無有遮覆含糊之意。○蔡
氏曰：此章當以得側時為主，以觀四子氣象。四子皆
無柔佞之失，惟和悅而諍者得事上之宜，剛直則施
於敵已以下為宜，剛強則施於上下皆不當矣。動容

○蒙引云：孔子發此言時，
其本心只欲其言之不中，
而其言卒中者，則子路之
咎也。○孔子之料子路蓋
子之料，益成括皆聖賢之
正術也。

○南黎曰：若由也，句不可
意出行行字。蓋上文行行
字，問問侃侃俱記者之
詞，夫子只因子路平日好
勇之過，故危詞以戒之，使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各適時中之謂禮。觀四子侍師之禮，可知其得失矣。
禮失其宜，則凶悔吝之象，可由矣。而見子路侍夫子
行行如此，於他人可知。○問於行行者，有何樂。饒峰
饒氏曰：樂字終難說，所以集註以為，或是曰字之誤。
朱子釋經之法，到疑處且
先就本文解，後面却說破。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

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去聲。○左傳：哀公十

取太子蒯聵之姊，孔伯姬生，悝太子自戚入，適伯姬
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被甲也。與
狼從之，殺厥也。欲用，以盟，迫孔悝於廐，強盟之。孔氏
專政，故劫悝，欲令逐，輒遂劫，以登臺，樂寧，聞亂，使告

無字三三三而有以終遂其樂也

○孔叔者孔也

論語

十四

季子子路也時為孔氏邑宰召獲奉衛侯輿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子羔衛大夫高柴孔子弟及言出奔日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言政不及已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踐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厲敵子路二人太子之黨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

字之誤朱子曰然者未定之辭聖人雖謂其不得其死使子路能變其氣習亦必有以處此○問由之死疑其甚不明於大義豈有子拒父如是之逆而可以仕之乎曰然仲由之死也有些沒緊要然誤處不在致死之時乃在於委質之始○子路為人麤於精微處多未達其事孔悝蓋其心不以出公為非

故也何以見得他如此如衛君待子為政天子欲先正容他遂以為迂可見他不以出公為非故其事悝蓋自以為善而為之而不知其為非義也○南軒張氏曰孔悝被劫子路死之若不可謂之不得其死然其從孔悝始擇之不善不幾於不得其死乎若比于可謂得其死矣然則求生害仁者謂之不得其生可也子路雖不得其死與此類固不可同日語矣○新安陳氏曰夫子初謂由不得其死然只如平常說死非正命之謂未說到不得死所處先儒云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此是後來處死之得失使子路能因夫子警之而變其粗厲之氣習使夫子之言不中上也若能審義而仕以義而死則死得其所雖不幸中夫子之言而無負於夫子之教不可謂之不得其死矣而子路終不能也惜哉通旨朱氏公遷曰此以氣象言餘如不違如惠是顏子之氣象堂堂乎張也是子張之氣象與此類同皆氣象見於容貌之間

者也又顏淵季路侍一章見于子之氣象見於言辭之間者如此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一章見四子之氣象見於言辭之間者如此然浴沂詠歸有高明廣大之氣象朋友共敝有勇知方有敦厚質實之氣象顏淵之氣象則近於孔子之自然冉有公西華之氣象則亞於子路之篤實者也

魯人為長府

此章見魯國變遷之始
長府藏去名藏如貨財曰府為蓋改作之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南軒張氏曰先儒謂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

○蒙引魯人亦當道人也
○衍明云魯人句書人書為是春秋書是
○牛春宇曰魯人作丘乘初稅賦周公之制變更多矣至是又為長府非專改一長府使有改先主儲蓄之制而為聚斂之謀意故閔子止渾渾以仍舊貫諷之而夫子稱其言之有中語意各有含蓄正欲魯人悟更制之非而竊其謀也非獨為一長府發也
○李南黎曰視其事勢何如當日之魯首為季氏矣不曰魯為長府而曰魯人為長府見一國之人皆其人無敢出一言止之而魯君一發既矣閔子之言豈特為一長府又豈為勞民傷財與存餽羊之供定諸

徹之賦寢顧史之謀請陳恒之討同意正中魯之膏肓處故曰中非中理之謂也

貨財之府無故而改為得無示人以崇利聚斂之意乎故閔子以為當仍舊貫而不必改也
○慶源輔氏曰古人改作必不得已者也改作府藏意必有可已而不已者故子騫以是諷之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言不妄發發必當聲理惟有德者能之

也○雙峰饒氏曰觀此章可見閔子闇闇之氣象始言仍舊貫如之何辭氣雍容似有商量未決之意此和悅意也繼之曰何必改作則有確乎不可易者此諍之意也長府之不必改作人或能言之夫子所以稱之者不特取其言之當理亦喜其言之發而中節所謂有德之言也
○新安陳氏曰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即此長府也改作之事經傳不載使因閔子而止則仁人之言其利溥矣閔子本不尚言

語而言必有中，惟有德者能有言也。專事言語者，其言未必雍容簡當如此。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非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

覺軒蔡氏曰：按說苑子路鼓瑟，有非鄙之聲。孔子曰：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地。故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然，紂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然。家語辨樂解篇：子路鼓瑟，一段與此小異。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是堂後深奧處。是門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家語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夫子聞之，謂冉有曰：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八於直，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昔舜造南風之詩，其興也勃焉，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由也無意先王之制，而習夫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自悔，不食，以至晉立，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

○世本云：庖犧氏始作瑟，瑟者潔也，精潔其心，淳於行也。白虎通云：瑟者閉也，所以懲忿窒慾，正人之德也。大者長七尺八寸，或五十五絃，或四十五絃，後世瑟或二十五絃，或十九絃。

○蒙引云：北鄙，謂北野殺伐。又言肅殺，此以天地風氣界限言。○剛勇中，和皆分射用。

○焦澗園曰：由字，主來堂室，十字升堂，是得門而入者矣。

○與省巷，引摩不堂室，本是一家。高大精微，初無二理。地，斐然成章，有高大氣象，便是升堂。地，義精仁熟，便是入室。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

室，爲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進，七到乎正大高

明之域，特味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

遽忽之也。南軒張氏曰：由入室，言則升堂，爲未至也。

非特以言子路，亦使門人知學之有序也。慶源輔氏曰：子路剛明而驕率之氣未除，觀其勇於行義，欲

車裘共蔽，及程子謂其達，却便是堯舜氣象。則其升堂可知，至於以正名爲迂，而不知食輒之食，爲非義

之類，是未入室之驗也。雲峰胡氏曰：正大高明，形容堂堂，字精微之奧，形容室室，精矣。未入於室，是子路

已學而未深入精微之奧，亦不入於室。是善人未學而不能入聖人之室者也。

○蒙引有難謂者且難能
之譽非正經義理所難者
○不及分上是評附夫之
言不是以過者為愈也
○終勿露一中字孰美是
指兩人之所造孰為最賢
夫子一過一不及之評皆
直其偏處。師是以高明勝
馳心高曠非過商而兩是
以謹守勝安意於臨非不
交師的。此是開闢說話元
發真意。

○南黎曰子貢稱有已者
稱子張之心矣故一聞過
不及之言而遂疑為師愈
夫子抑子貢而防於天下
後世之意至深遠矣。

○蒙引云詳中賢者愚不
肖字非指一子。樂論其理
然究竟論之則子張便在
賢者之列子夏亦不免在
愚不肖之列。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聖賢聖人進就字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去聲為去聲苟去聲難去聲行不貴苟難去聲故常過

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雙峰饒氏

交一章及曾子稱其堂堂可見子張才高意廣觀於

尹子文陳文子之事可見其好為苟難觀先傳後儀

真可見子夏能篤信聖人之教而謹守之觀可者與

之不可者拒之之言可見其規模狹隘朱子曰二

子合下資質是道模樣子張常要將大話蓋將去子

夏便規規謹守看論語中所載子張說話及夫子告

子張處如多聞闕疑多見闕殆之類如子張自說我

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

之何其拒久也此說話固是好只是他地位未說得

這般話這是大賢以上聖人之事他便把來蓋去其

疎曠多如此孔子告子夏如云無為小人儒又云無

欲速無見小利如子夏自言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

之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之類可見子夏晚年進德

雖不可知然子張之語終有慷慨激揚之氣子夏終

是謹守規矩也

曰然則師愈與與乎

愈猶勝也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為至賢知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

及然其失中則一也震源輔氏曰子貢所謂然則師

愈與者以才質言也夫子所謂

過猶不及者以義理言也。以才質論之則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以義理論之則過與不及皆為失中而於道均為未至也。

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音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

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慶源輔氏曰過

之偏中則指義理之當然處言也。差之毫釐即謂過與不及也。初焉毫釐過乎中與不及乎中。取過而不

知所以自抑則過者愈過不及乎中而不不知所以自勉則不及者愈不及。積之至久則相去不啻千里矣。

新安陳氏曰集註不過引中庸賢知愚不肖之說以發明過猶不及之旨。非指子夏為愚不肖也。正文之意只言過不及均失中耳。聖人之教以下。本文未有此意。說聖人造就二子而欲歸之中道。乃此章言

之意也。

○申甫曰自古富人多矣。不曰富於別人而曰富於周公。此是記者善法魯周公之國也。田謂冉求不曰富於季氏不當任季氏何。肯能救正之。亦孔子然公山佛脫。且之意。夫子不買求仕季氏而責其長季氏之惡也。

○蔡晉江劄記云季氏富於周公所以甚季氏之惡而深言冉有之不富益耳。若夫子之責冉有者則重。在聚斂附益於不義之家。而不在于於季氏之富不富也。

○許敬菴曰聚斂非知後世之頭會筭歛。只是田賦之事。

○鄭淡泉曰周公豈是富乎。財賈者夫子不肯正言。季氏富于管侯。故言富耳。周公耳。魯周公之封國地五百里。公車子乘。此周公之富也。

○李南黎曰非吾徒是斥之於門牆之外。小子鳴鼓而攻之。是欲聲其罪。使無

外意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為去聲

周公以王室至親。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有大功位家宰其富

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獲奪其君刻

其民何以得此。冉求為季氏宰。又為聲之急賦稅以

益其富。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

所養於斯世皆深恩痛絕
之詞非師嚴友親之誼○
當子孟子無能改於其惡
及善業何參看

○象引范氏冉有以政事
之才施於季氏此句最好
蓋掌因是推之苟或以課
路施之曹操嚴尤以才智
施之王莽劉毅以才敏施
之劉裕皆失其所施故易
曰難利貞

責之也聖人之惡其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
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

已也慶源輔氏曰師道尊嚴而朋友親暱理固然也
聖人愛人終無已天地之心也雖絕之而猶不

忘乎愛雖不忘乎愛而事之當絕者又不但已此仁
之至義之盡也○新安陳氏曰泛觀鳴鼓攻之似是

惟罪責棄絕之耳集註謂猶使門人正救之於嚴厲
之義氣中有愛厚之仁意焉孔子之心微朱子其孰

能知哉○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

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任

為急故也新安陳氏曰使能反身修德則知吾身自
有良貴而不急於仕矣○朱子曰人最慎

資質弱若求之徒却是自扶不起如云可使足民而

反為季氏聚斂故范氏謂其心術不明他這所在都

不自知他只緣以任為急故從季氏見他所為如此

又拔不出一向從其惡○問冉求學於夫子於門弟

子中亦可謂明達者今乃為季氏聚斂何耶曰冉求

之失不待聚斂而後見自其仕於季氏則已失之矣

當是時達官重在皆為公族之世官其下則不地丁

民皆非君之有土唯不仕則已仕則未有不仕于本

夫者也使求仕於季氏能勸之勉其強僿而忠於公
室則庶乎小貞之吉矣今乃反為之聚斂是使權臣
愈強而公室愈不振也故孟子以無改於其德而賦
粟倍他自言之蓋不自知其學之未至而以從仕為
士之常是以流靡而至此取曰然則夫子曷不於其
仕季氏而責之也曰聖人以不仕無義而猶望之以
小貞之吉也○問以季氏之富而求也為之聚斂曰
不問季氏貧富若季氏雖富而取於民有制亦何害

○書曰田賦以田出賦也康子欲加賦使訪之也魯國之禮周公之所制也苟有且也

此必有非所當取而取之者故夫子如此說○爾南張氏曰冉有既為季氏之臣所當正教其非使之由於法度今既不能正而又順其所為私門益以封殖則公室益以衰弱此求之所以得罪於聖門為深也原求所以至此蓋不能如閔子見幾而作因循陸遲而不自知也○勉齋黃氏曰聚斂已自不是况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於周公則本富強矣今又聚斂以附益之則非義之中又非義矣聖人所以惡之深也○厚齋馮氏曰按國語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求訪諸孔子孔子曰若季氏行而法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季氏卒用田賦左傳哀公十一年亦載此事所謂富於周公者此也夫季氏欲變周公之法以自富其心猶不安於君子之論而使冉有問之冉有自止之可也不然聞孔子之言以反命而乃止之可也又不然去之可也今不惟不能諫止而不能去反為之宣力而不辭此夫子所以

○季九我曰愚魯者精神內守者也辟嗔者精神外馳者也務內者中常有餘務外者而根本荒矣此學內外之辨

○象山語錄柴愚參魯夫子所愛故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以此見夫子欲子羔來磨礱就其遠者大者後來子羔早學故意於曾子

○焦滿園曰愚者知識不充執一而不變通愚與魯不同魯是有知識者但知得遲鈍

○蒙引云此影是孔子身影也○啓塾禮樂志云正身啓塾○聖人意重在智不足上

○王肅云春分常發蟄蟲之聲成出於此時不殺生也春夏生長養時草木不折

此子救魯教也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人愚者知去不足而厚有

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塾不殺方長不折執親

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反齒也避難聲而行不

徑不實可以見其為人矣家語弟子行篇高柴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禮

論語大全

卷之十一

十一

往來過之。足不履影。殷鑒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致思篇。蒯瞶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守門者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文。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眩。○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朱子曰。不徑。不實。只安。平無事時可也。若當有寇盜患難。如何專守此。以殘其軀。此柴所以為愚。觀聖人微服過宋。只守不徑。不竇之說。不得然。子羔也是守。得定。若更學到通變處。儘好。正緣他學有未盡處。○柴也是箇謹厚底人。不曾見得道理。故曰愚。

參也魯

家引魯遲鈍也不敏也。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

○南黎曰。曾子之魯。於柯。勉言之。如三省之隨。事情。察會子問之。逐件理會。亦是魯處。至聞一貫則魯化矣。

○家引云。曾子之才。厚。才質也。魯。遲鈍也。不敏也。

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

才魯故其學也確。克角所以能深造。七到乎道也。保

曰。曾子魯鈍難曉。只是他不肯放過。直是推得到透徹了。方佳。不似別人只略窺見得些小。了便休。今下樣。敏底見得容易。又不能堅守。鈍底推得到透曉得處。便說道理止。此更不深求。惟曾子不肯放舍。若這事看未透。直是推得到盡處。所以竟得之。○緣他質魯鈍。不便理會得。故著工夫。遂見得透徹。若理會不得。便放下了。如何得通透。終於魯而已。○若是魯鈍者。却能守其心。專一。明達者。每事要入十分半上落。下多。不專一。○曾子遲鈍。直辛苦而後得之。○問參也魯。魯却似有不及之意。曰。魯自與不及不相似。魯是質朴渾厚意思。只是鈍不及底。恰似一箇物事欠了些子。○慶源輔氏曰。遲鈍者不能便明。須用工。

夫方透聰明者所見雖快所造則淺方涉其藩而自謂入其奧者多矣曾子之資魯鈍初若難入而求之終作較之殊所以其造反淺也

師也辟辟婢

辟便平聲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慶源輔氏曰子張務外留意於

容

由也嘖嘖且反

嘖粗俗也傳去聲稱嘖者謂俗論也慶源輔氏曰由粗俗夫子嘗以為野

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音御之使知自屬也南軒張氏曰愚

○焦漪園曰辟曰火誠實者有丁誠字習於容止亦學也

○南黎曰辟註讀便辟便習也辟開也謂習於開張之粗鄙

則專而有所不通魯則質而有所不敏辟則文煩嘖則氣俗此皆其氣稟之偏夫子言之使之因所偏矯勵而擴充也○問柴愚參魯師辟由嘖此乃生質之偏如此夫子言之所以欲四子充其偏而歸於全也然參竟得道統之傳何也○勉齋黃氏曰愚者暗辟者少誠實嘖者粗俗若夫魯則質厚而已未嘗不明未嘗不誠實未嘗粗俗比之參子已至此况質厚者為之難一為之則確實下工直用力到底如弘毅如易簣等處皆可見安得不傳道邪○慶源輔氏曰愚者知不明魯者才不敏便辟則遺其內粗俗則略乎外遺乎內則誠不足略乎外則文飾不修此四子情質之偏也夫子所以言者欲使之自覺以治其偏而歸於中耳○厚齋馮氏曰柴參近道而柴欠疏通參欠明敏師由過中而師欠誠實由欠精密○雙峰饒氏曰四者皆指其所偏唯曾子能於偏處用工故後來一貫之唯至鈍反成至敏問偏於鈍者如何用工曰

非以料中也

○尤西川曰。空而化而不積。積則積而不化。債則又多。後飾多中。而自喜。展轉精量。放心無窮。天非天命之本然也。殖貨二字。是借用。子貢多學。而識猶。子貢殖云耳。非謂貨財生殖也。四民異業。而同道。謂貿遷有無。不受命可乎。何以云常用。九於自字。

耳。然此亦子貢少去聲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為此

矣。程子曰。貨殖便生計較。纔計較。便是不受命。不受命者。不能順受正命也。○葉氏曰。或若不論。乃謂

子貢真好利者。夫樊遲學稼圃。夫子猶以○范氏曰為小人。豈有子貢而無一言以正之乎。

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

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

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

樂天者也。慶源輔氏曰。不受命而貨殖。非樂天也。億則屢中。非窮理也。人能樂天安命。則心與

理一。自能發言中理。不待億度。若億而後中。雖其才識之明。亦幸而已。其曰屢中。則不中者多矣。夫

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

言也如是。左傳定公十五年。邾隱公。邾子益來朝。子

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天禮。死

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不合

法度。心已凶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以乎。此年公薨。哀

七年。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夏五月壬申。公

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問。回也。其庶乎。屢空。太意謂。顏子不以貧窶動其心。故聖

人見其於道。庶幾。子貢不知貧富之定命。而於貧富之間。不能無留情。故聖人見其平日所講論者。多出億度。而中。宋子曰。看文勢。也是如此。但顏子於道。庶幾。却不在。此聖人謂其如此。益見其好。子貢不受命。

也在平日。聖人亦不因其貨殖而言。○勉齋黃氏曰：夫子之論回賜，一則言其得道之不同，一則言其處貧富之有異。蓋舉兩事，反覆言之。貨殖則不如，屢空億中則不知其度也。○雙峰饒氏曰：此章與前章不同。前章是指氣質之偏，此章是言二子造道與用心之異。庶乎與德則屢中對造道之異也。屢空與不受命貨殖對用心之異也。子貢好方，入故以顏子與之。立言欲其以此自勵也。○通考朱氏公遷曰：賢哉回也。回也其度乎屢空皆即其所能而稱之。顏淵子路子夏子貢皆為以理自守者。然守之近於自然者，顏子也。守之篤而其進未已者，子夏也。守之固而自許其能者，子路也。守之嚴而不免以已方入者，子貢也。是其所守者雖同，而其氣象不同，則如此。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李南黎曰：未入云者，相近之詞，不入云者，相遠之詞。此師与由分別也。

○講述云：子張問善人之道与，浩生問何為善不同。彼問其人，此問其道。孟子曰：可欲之謂善，言其人也。此曰不踐迹，不入於室，言其道也。

○註中雖字然字似不必用。來管聖人說話，蓋是朱子解書意，若用以替聖人說，則聖人是評論他話，不見是若子張問善人之道。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

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

○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之室也。

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已也。新安陳氏曰：孟子自有諸已之謂信，此已足進信一步而說善人矣。

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朱子曰：善人是好底，資質不必踐元本，子亦不入於室。須是要學方入聖賢之域。○問善人之道曰：如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之類。又問如太史公贊文帝為善人意思，是曰然只為他截斷，只到這裏不能做上去，所以說道不依樣子也。自不為惡，只是不能入聖人之室。○問善人者，未能有諸已。

乎爾軒張氏曰不能有之則安得善然所謂有諸已者則亦有淺深故善人謂其不能存諸已則不可謂其盡美有諸已之道則亦未也○慶源輔氏曰質不美則不可謂之善人然質美而好學則進進不已雖大與聖可以循至又不止為善人而已也○雙峰饒氏曰上一句是善人之所以為善人下一句是善人之所以止於善人所以不踐迹以其天資之美也所以不入室不能進於聖賢之奧以其無學問之功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如

○黃葵峰曰篤非於失之謂也有真切惻愍的可信敦到懇至鑿鑿可據之意凡言論篤實則其顏色自亦莊重貌之言相須者也○蒙引云小註云言指論字貌指色字此說不是大凡言論篤實貌亦在其中矣君子者心口如一色莊者心口違君子者有德者必有言也色莊者有言者不必有德也

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言之篤厚者也取於人者惟言之篤厚者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未可知也○雲峰胡氏曰君子者有德必有言其行事乃可也○雲峰胡氏曰君子者有德必有言中篤實外自然篤實色莊者有言不必有德外篤實中未必篤實○雙峰饒氏曰上言論篤下以論篤分君子與色莊論篤亦可謂之色莊乎蓋色字所該甚廣凡形於外者皆可謂之色經傳中有專指面色言者色思溫是也○有該貌而言者巧言令色是也○有該言貌而言者此章色莊是也○有該言貌行事而言者色取仁是也問色取仁如何見得該行事而言曰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即所謂色取仁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是問公室善是即見子所為有急行意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句是甚言其不可自專意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是亦在志赤也是亦在志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入故退之是亦在志

○林次崖曰兼人猶言加倍於人謂一人兼二人之勇也
○申甫曰兼以人言其加倍常人即兼道兼程之意註中勝入之說未精

兼入謂勝入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

○逡巡却退貌又甚懼也
○逡巡謂進退之間畏縮退也
○季彭山曰進之退之不必露出中字即向前者使之少退落後者使之上進云爾
○蒙引云太過者退之使反而就於中不及者進之使企而及於中聖人造化二子之心於是昭矣

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逡巡畏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胡氏曰勇於行者使為之有所稟命則所行必審行之不勇者不專勉其行則愈流於退縮專勉其行者非不稟命於父兄稟命自其所心能不行教之取○新安陳氏曰由求之問未必同時亦未必五問問同答異亦偶見而疑之非其能問則聖人造化二子之心誰知之哉前師商執賢章尹氏所謂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之說與此章參看正可相發明云

○湛甘泉曰敢死者敢而死也敢勇超難而致死也

○蒙引云何敢死敢字不訓必字註中必字在死字內

○存疑曰子在回何敢死意含子不在回何敢不死此見聖賢不以死為難以善處死為難古謂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子在而死是輕於鴻毛也子不在而死子是在回何敢死是重於太山也

○樂子各成稱其叔晉哀公太夫死哀侯之難

○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樂共子曰苟無死吾以予見天子令子為上卿制晉國之政詳曰成聞之民生於

三云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君何以訓矣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從君而貳君焉用之遂關而死

○李見羅曰夫子自言天未喪斯文臣人如予何夫予蓋有以信也之必生而不能必顏淵之不死顏子則已錄斯文之未喪而決孔子之必生若指生請討之論去此觀見何嘗不壞

論語大全 卷之九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蔡晉江劄記云吾以女為死自是疑其為匡人所言非是疑他死於非義顏子却把夫子死字重看力看

後謂相失在後何敢必謂不赴鬪而必死也謝氏曰

敢之敢乃果敢之敢○鄭氏舜舉曰回何敢死則是死生不在匡人而在子淵矣蓋匡人之所欲加害者在夫子而不在子淵故子

淵之死生得自為之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

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國語晉語樂共

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晉嗣之非父不生非

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族類也謂君之養我師

之教我與生之恩同類也故三事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在父為父在師為師在君為君也報生以死報

賜以力人况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道也

為師弟子者而已應源輔氏曰顏淵之於孔子蒙博

極之恩者恩深則義重信非他人為師弟子之比○

雙峰饒氏曰孔之於顏教愛兩極其至義雖師生恩

猶父子所以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

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

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為而不

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問孔子不幸而遇害於匡

今有一人相與遠行則患難有相死之道况回於夫

子乎曰親在則可乎曰今有二人相與搏虎其致心

悉方義所當然也至于危急之際顧曰吾有親則舍而去之是不義之大者也其可吝當預於未行之前不虞臨難而後言也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則如此義何自可有可者遠行搏虎之譬也有不可者如游俠之徒以親既亡乃為人報仇而殺身則亂民也○問顏路在顏子許人以死何也○朱子曰事至此只得死此與不許友以死之意別不許友以死在未遇難之前乃可如此處已遇難却如此說不得○孔子恐顏回遇害故曰吾以汝為死矣顏子答曰子在回何敢死者謂孔子既得脫禍吾可以不死矣若使孔子遇害則顏子只得以身救之也○慶源輔氏曰孔子遇難則顏淵有致死之義孔子免焉則顏淵無致死之理今孔子既免而顏淵相失在後脫有不知而死則非義矣故其既來而孔子迎謂之曰吾以汝為死矣者恐其誤也而顏淵遽復之曰子在回何敢死者道其實也其意若相反而實相承顏淵之於孔子雖曰

未達一聞至此等語殆相為一矣○趙氏曰死生亦大矣云何敢死則不以死為重而不輕於死為重也○潛室陳氏曰朋友同遇患難有相死之義謂各盡其扶持救衛之道無委棄之理若死不死則有幸不幸存焉非必輕死求鬪謂之相死也○吳氏曰子在回何敢死則子在回何敢不死甚明子在不在所當言也故言子在以見章讀者於句內雖三不字而反正互觀之則瞭然矣顏子以德行稱而善於說辭如此豈諸子所能及哉○朱氏公遷曰此見聖賢處物之義餘如孔子言殺身成仁孟子言答生取義皆明處憂患之道也○朱子曰孔子之言是以仁決之孟子之言是以義決之蓋仁人不以所惡傷所好之體義士不以所賤易所貴之宜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與與平

論語

○人物考云季子然本字
意如之子植子之弟也

論語大全

卷之四

三十一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慶源輔氏曰二

子以聖門高弟而仕於季氏雖視顏閔為儼然其德望才業固非常人比季氏之家其必知所尊敬矣故

子然以此自多而致問也

子曰吾以子為異問曾由與求之問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慶源輔氏曰季然自

多其家得臣二子而致問則其言色之間必有矜大之意且大臣既非家臣所可當而二子又不足以盡

大臣之道故特輕以抑之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湛甘泉曰何謂以道事君也引君當道而志於仁也何謂不可則止也不可者不志於仁不當於道也止者畜止之也所謂畜君也抑止之也書曰予違汝弼是也何以謂從之也於不可則不能止而及從之也

○蒙引可以道事君者必納君於道而不從其欲以置君於有過之地不可則止者君若不行吾道而於其欲我則決去以行其志不至容悅以從賢矣

○李南黎曰不可則止者見時不可則引身而退不與身於所事之人也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

朱子曰不可則止不合則去勉齋黃氏曰以道事君謂審出處之宜盡賢難之義必守我之正道而不

容悅以苟順君之私欲也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勉齋黃氏曰大臣者與乎羣臣而超乎其上者也具臣者等乎

羣臣而混乎其中者也以道謂審出處之宜盡賢難之義不可謂進不以正言不見從此大臣之所以異乎具臣也謂比事而進事之為具臣也

具臣從之者與平

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子曰殺父與君亦不從也

本無有公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

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去聲不可

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

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

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

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也故曰殺父與君亦不

○申甫曰始斥二子之非
太厚以斥季氏無君之心
終許二子之不從以折季
氏無君之心始終同一為
下不倍之意

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問孔子言由求為具臣曰

如是而已乎龜山楊氏曰弑父與君直其大者蓋小

者不能不從故也若季氏旅泰山伐顛臾而不能救

乏之事是已又問然則或許其升堂且皆在政事之

科何也曰小事之失亦未必皆從但自弑父與君而

下或從一事則不得為不從若弑父與君則決不從

矣進此一等便為大臣如孔孟之事君是也故孔孟

雖當亂世而遇庸暗之主一毫亦不放過○問仲由
冉求氣質不同恐冉未必可保仲由終是不屈
子曰不要論他氣質只這君臣大義他豈不知聖人
也是知他必可保然死於禍難是易事死於不可奪
之節是難事纔出門去事君道身已便不是自家底
所謂事君能致其身是也如做一郡太守一邑之宰
一尉之任有盜賊之虞道不成休了便當以死守之
亦未為難惟卒遇君臣大變利害之際只爭些子這

誠是難。○南軒張氏曰：弑君父不從，何必由求而能之。曾不知順從之臣始也。惟利害之徇而已。履霜堅冰之不戒，馴習蹉跌，以至從人弑逆者多矣。如荀彧、劉穆之之徒，始從操，豈遂欲弑逆哉。惟其漸漬順長而勢卒至此耳。雖然，自弑逆以下，苟一事不道而苟從之，皆為失大臣事君之義。如由求未免乎是也。至如他人因循以陷於大惡，則由求不至是也。○胡氏曰：方子然欲假由求以諂入，故夫子極言其失。大臣之道及其欲資由求以助己，故夫子又言其有不臣之節。應答之頃，可以沮僭竊，扶綱常，真聖人之言也。○厚齋馮氏曰：子然，季孫意如之子，意如逐昭公者也。子然習於其父之所為，懷無君之心久矣。今得臣二字，故問夫子。蓋將君魯而以為天臣也。既抑之以其臣及其以從之為問，故明以弑父與君不從折之。○新安陳氏曰：弑逆非不可之大者歟。乎常能不可則止者，於弑逆必不從，未能不可則止者，未可保。

○高柴子羔貌長身，長不盈五尺。家語稱其足不履影，居處不殺，左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子路曰：吾為邑長於斯，買道而葬，後難繼也。此語練明達識治休者也。子滿卒，哭者呼滅，子羔聞之曰：若是野哉。哭者敗之。此周子節自者也。孔懼之，亂不輕犯，難走不踰，缺此不遂，實其識量過子路甚遠。

○傳習錄曰：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夫子說之。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曾點言志：夫子許之。聖人之意可見矣。○黃葵峰曰：子路嘗對夫子云：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角，以此意之，倘學之有未子，曰：括而羽之，鐵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不學而使為宰，是以子羔為南山之竹，而不教其入之深矣。見家語子路初見。

此章見學而後可也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厚

馮氏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羔將為成宰，遂為衰。蓋子羔重厚有德，足以化民。子路以費數

畔難治所以特舉之。然于羔雖重厚有德而未學則理未明而用必窒遺使之治數畔之邑非所以全之也。

字不必分者

有補於詞章之末節意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惡去聲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辨於口以禦人耳本前焉用佞禦人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宋子曰佞不是諂佞是口快底人事不問是不是臨時撰得說來也好可見其佞○子路當初使子羔為費宰意本不是如此只太言來答孔子故惡其佞

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左傳襄公三十

丁年子產曰儻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修身而後

及於治入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
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後本
未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

○李商隱曰有社稷句不以事神言云治民人以事其社稷

○蒙引云此字字對行字屬知是指後來為政之道說

○是故二字是得佞之所以可惡正在於此佞不是諂佞只是口快的人事不問是不是臨時撰得說來也好可見其佞佞字推開說未繳子路蓋言其佞以見惡由之佞也

○朱子曰禦當也猶應答也

○方爾方本簡辭與策同竹簡也

也。采子曰：子路非謂不學而可以為政，但謂為學不必讀書耳。上古未有文字之時，學者固無書可讀，而中人以上固有不待讀書而自得者。但自聖賢有作，則道之載於經者，詳矣。雖孔子之聖，不能離是以為學也。捨是不求，而欲以政學，既失之矣。況又責之中材之人乎？然子路使子羔為宰，本意未必及此。但因夫子之言而託此以自解耳。故夫子以為佞而惡之。○三代以上，六經雖未具，考之書禮則舜之教，曾子敷五典，與成周鄉官樂正之法，所以教民，未成之才者，蓋有遺矣。三代而下，則既有書修己治人之術，皆聚於此。學者豈可不之讀而遽自用乎？苟謂不必讀書，將自恃其聰明，率意妄作，而無忌憚，其失不但卑陋而已。○南軒張氏曰：子羔學未充而遽使為宰，其本不立而置之於事物酬酢之地，故夫子有賊夫人之歎。夫民人社稷，固無非學。然學必貴於讀書者，以天多識，前言往行，古之人所以蓄德者，實有賴乎

○人物為不曾學字，皆魯南武城人曾參之父也。蓋狂者也。

○李商隱曰：以吾一日長乎爾，且是令也盡言耳。及下云：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方是使之言其所志也。或誤認集註之旨，往往於上節貼出使之言志字面，失之太早。

是德立於已，而後可以言無適而非學也。如子路之言，將使學者以聰明為可恃，而無敦篤潛泳之功，其甚至於廢古而任意為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夫子所以責之之深也。○慶源輔氏曰：學之已成而仕以行其學，猶恐動與靜違，用與體乖，而或有失其宜者。况於初未嘗學而可遽使，即仕以為學乎？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坐才臥反。曾參父名點。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長上聲。

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益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

矣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

以為用也。陳陽許氏曰：夫子之於弟子，於其平日言

有所待而欲為之，志則不能知也。問之者欲知其自

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師

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

○蒙引：子路不祖夫之率，爾其言志亦終是有激昂軒發之氣，而不足於雅容。此夫子所以晒之。○看記：者此處下箇率爾便知是對下面鏗爾金聲而作言，詳之。○手乘：未可說出大國，大國不止千乘，殊指鄭政如云：千乘之國，已是大國。又云：攝乎大國者，兩雄來立，如二分鼎峙，一般說得明。○可使有勇：勇敢之志果銳之氣，以之戰則勝。以之攻則取，是以力言也。至知方，則是有尊君親上之誠而樂為之，致死矣，是以理言。

○揚子：夫子雖爾而笑，一側看雖晒其不讓矣，喜之之意居多也。不然夫子所問者，是何事。

○爾雅：云穀不熟為饑，蔬不熟為饉，果不熟為荒。

○蒙引：三年可使足民者，蓋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均其徭役，薄其稅歛，食之

其待何所哉

也。夫子晒之。乘去聲。饑音機。饉音僅。比必二反。下同。晒詩忍反。

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

為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出爾方，向也。

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晒，微笑

也。厚齋馮氏曰：子路齒先，諸子又勇於進道，故夫子有問必先諸子言之。其言與冉有皆以三年為斷。

蓋古者三載考績，變其成也。夫子亦曰：三年有成。○新安陳氏曰：國介居大國間，勢難為當，兵荒後時難為能，致富強且化民使向義，必政教兼舉而後能之。子路蓋以其實才展盡底蘊而言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

求也為之比，及三

以時用之以禮如此則民
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
妻子矣○安上治民莫善
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禮樂教民之事治民者既
富矣而又教之方為盡道
再求所任者富民之事耳
見得還缺一段故明說出
而不自居

○李南黎曰再求之所任
者專在政而不及於教矣
既曰方六七十又曰如五
六十不曰願學而曰以俟
此見其詞之益遜處
○申甫曰非曰能之願學
焉以平日言願為小相願
以其所尊者而見之行也
用說願為小相以學禮系
恐亦系不是臨時學的

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同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

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

非已所能再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辭益遜

曰子路使民非若後世之孫吳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

章甫願為小相焉相去聲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已志

而先為遜辭言未能而願學也

新安陳氏曰文天如其禮樂以俟君子今

赤若毅然欲從事於禮樂則是

宗廟之事謂祭祀諸

侯時見

反旬曰會眾類類音

曰同周禮春官大宗伯春見曰朝夏見曰

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此六禮

者以諸侯見王為文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

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更進而徧朝猶朝也欲其

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親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

事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偶至時見者無常期諸侯

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親王為壇於

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

盟是也殷猶眾也十二歲王如不巡行則六服盡朝

○頌他形反一意他堯反
○存疑云諸侯朝王常禮
也聖賢道其常此還是諸
侯會同於天子然兩君相
見亦在其生

○鄭玄曰此當為冕字之誤也正義云端音冕其衣正幅潔之玄色故曰玄端

○家引曰以服則玄端以冠則章甫禮系之所在也

○端章甫帶上讀君相皆然乃禮法之場盛服也

○其泉曰宗廟會同皆天子之事而諸侯相之者也

何謂宗廟也大宗之廟也天子之七廟也何謂會同也吾徵於周禮矣周禮大宗伯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特見曰會

會見曰會此六禮者以諸侯見王為文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時見者無常期諸侯有不順者王將討之王為壇于國外合諸侯而會事焉十一歲王不巡狩則六服及朝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而會政焉殷見西方四時分來故曰天子之事而諸侯相之也故曰非諸侯而何也

○安國曰鐘爾者投瑟之聲也
○蒙引鐘爾帶下句讀鼓瑟希非瑟音希也鐘爾是以手推瑟而起其音鐘爾也
○講述云鐘爾一說連上讀謂鼓瑟方歇餘音鐘然一說連下讀謂以手推瑟而起鐘然有聲

○王克論衡十五明雪篇曾者言其志云魯設雪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雲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饋祭也歌詠而祭也詠論之家以為浴者浴沂中也風乾身也尚寒安得浴而浴雪祭審矣左傳曰啓蟄而雪又曰龍見而雪啓蟄龍見皆二月也春二月雪秋八月亦雪春祈穀雨秋祈穀實當今雪是秋之雪也

○蒙引春春者春服既成也

頌曰視時聘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竟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瀆為小禮殷頌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天禮衆聘焉五服朝在元年七年十年

○慶源輔氏曰周禮所謂殷即衆也頌即見端玄端服章甫禮冠

慶源輔氏曰禮有玄端而冕若玉藻天子龍裳以祭

也玄端朝日諸侯玄端以祭是已

有玄端而冠若朝玄端玄深衣是已

有玄端而章甫如此章端章甫是已

有玄端而委貌若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是已

鄭云端取其正謂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廣袤等也

然則玄端之服古者君臣皆得服之章甫緇布冠也

夏曰毋追晉牟推商曰章甫周曰委貌其制相比皆以漆布為之蓋二

相贊君之禮者言亦謙辭厚代常服行道之冠也

馮氏曰會同諸侯朝於天子之禮也而兩君相見亦曰會又有同盟當是時諸侯朝於天子寡矣華之高

曰會又有同盟當是時諸侯朝於天子寡矣華之高

當為兩君相見而設夫擯紹禮樂之末也小相又擯紹之末也二子以子路蒙哂故其辭又謙

點爾何如鼓瑟希鐘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鐘音耕反舍上聲撰士免反莫冠也

冠也

四子侍坐以齒為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孔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

張存中曰史記仲尼弟子傳仲由字子路下人也少孔子九歲曾點字皙與子參皆侍孔子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

也

暮春夫是夏正若周正之

正月其時猶寒何可浴也

雖今之三月若非溫泉恐

亦未可浴故集註又附以

地志溫泉之說有劑量矣

○三月似亦非乘涼之景

蓋和煦之時遊行之餘兼

以溫泉之浴宜漸就高燥

以取涼也○古也三月第

一已日也古今用此日祓

除自魏後只用初二日上

口如首十之類已日甲也

祓除祓亦除也除取新

之意浴亦是去垢而自

新也浴單濯也盥洗手濯

洗身依語類只是手足

○李商隱曰上古祓除起

於后不必引及

○服許吉反溫也記註以

氣曰煦○餘衣無絮也

○一統志兗州府溫泉在曲阜縣南七里流入沂水又沂州東北郯城縣西北

俱有溫泉土人皆鑿石為池引以潔浴

○蒙引釋雲祈雨而祭之謂雲○封土為壇除地為壇○填除地也○禮記去壇為壇或作壇

○王陽明曰三子是有意必會點却無意必便是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無入而不自得矣三子所

謂汝器也會點便有不器意

○哀了凡曰夫子筆曰必也狂狷乎喟然之嘆止是與狂之意人欲盡處夫理流行一段大覺誇張即朱

子晚年已自悔其說之非

矣

○李九我曰吾與點也字

字作共字解如曰點也浴

吾與汝借浴點也風吾與

汝借風點也詠飯吾與汝

借咏飯意思

○李商黎曰大抵浴沂風

事是為个共適意思近

莊生寓言不必指實也

○楊云此是夫子一時感

慨之言非真語也身浮海

居夷一例看故會點亦覺

不安後三子而細問之也

○揚升庵曰曾皙在者也

本有用世大志而知世之

不我以也故為此言以銷

其心而耗餘年此風一降

則為莊列再降則為務阮

論語大全 卷之十一

子四十二歲按史記家語載曾參少孔子四十希間

六歲則曾點必少孔子十餘歲合居子路之次

去聲歇也作起也撰具也

宋子曰曾點所見不同左荷

些下視也幾箇作而言曰異乎三子者

之撰看其意有鳳凰翔于千仞底氣象

莫春和煦之

時春服單袷之衣

新安陳氏曰單單衣袷袷

音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

問浴之為盥濯祓除宋

除官民潔於東流水上而祭也引此為證是也韓愈

李翱疑裸身出浴之非禮而或浴為沿不察此耳

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

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壇音樹木也詠歌

也

爾風春日載陽蠶桑之時也曾點舍瑟之對今味

其辭旨則四時寒燠之代序與裘葛衣服之異宜有

與時偕行律樂之妙沂水在魯城南當是時也風和

日暖景明物無童冠詠歸與天地生物同一春意若

以為賞月沂水之凍方解雩壇之風尚寒浴沂詠歸

非其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

人欲盡處天理流行

時矣

三五

新安陳氏曰此等句皆是就本

文反復玩味以想像曾點胸次

而於無中形

故其動靜之際從

容出有來

容如此

宋子曰

不待著氣力說

只是他見得許多自然道理流行發

見觸處皆是

但舉其一事而言之耳看他鼓瑟希鏗

爾舍瑟而作從容暇豫悠然自得處無不是這箇道

理令人讀之只做等閒說話當時記者亦是多少仔

細

細

細

細

細

細

細

細

細

○朱文公曾點詩云春服初成麗景遲步隨流水玩晴漪微吟緩節飯來晚一任和風拂面吹
○明道先生日自再見周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与点也之意

○孟子盡心篇云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蒙引事為之末事為猶言事功曾點所言只是日用之常非事功也明人記其本末備加詳焉不必以

細又曰。問人詳記舍瑟事欲見其從容不迫灑落自在之意。○慶源輔氏曰。理欲不兩立。須是人欲淨盡。然後天理自然流行。隨事隨處。不待勉強。用力。自無纖毫欠缺。然惟聖人心與理一。而後能體用兼。高自然。而然若曾點。則以天資之高。而於此有見焉。取故集註著。有以見夫四字。便自斷得曾點所學之分量。分曉。與後面程子所謂曾點狂者。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之說相應。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胡氏曰。即其所居至之常者。莫聲已為聲入之意。春融和之時。沂水祓除之事。與其朋儕游泳自得。乃其分所宜為。而目前所可為也。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者。如必得國而治之。然後見其用。則在我者。輕任人者。重大。必知我則有以自見人。不我知。則將無所用於世矣。此點所以異於三子也。

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

之妙隱然自見形句於言外新安陳氏曰。直與至於

下同流。接天地字。各得其所。接萬物字。○集註此下節二十二字。又是自無形容。出有來。其言外之妙。趣不可以尋常解。書訓詰體貼之例。求之必待學力進。眼自高。後自然默會之可也。○慶源輔氏曰。即其所居之位。則無出位之思。樂其日用之常。則無作意之為。便見得曾點不願乎外。無入而不自得之意。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說得點之事。實胸次悠然以下數句。又形容得點之樂處。集註此一段。凡三次改削。然後見得如此平實。○視三子規規於事為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明人記其本末。獨

鼓瑟希為本曾然嘆為末亦大槩說本末為其事之首尾也○末字重事為非不好只是二子說得氣象也局促無廣大自得之意耳

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

宋子曰曾點見得事事物物上皆是天理流行良辰

美景與幾個好朋友行樂去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在在處處莫非可樂○問夫子何以與點也曰方三子之競言所志也點獨鼓瑟其間漠然若無聞者及夫子問之然後瑟音少闕乃徐舍瑟起對焉而悠然遜避若終不肯見所為者及夫子慰安之然後不得已而言而其志之所存又未嘗少出其位蓋澹然若將終身焉者此夫子所以與之也曰何以言其與天地萬物同流各得其所也曰莫春之日生物暢茂之時也春服既成人體和適之候也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長少有序而和也沂水舞雩魯國之勝處也既浴而風又詠而歸樂而得其所也夫以所居之位而言其樂雖若止於一身然以心而論則固藹然天地生物之心聖人對時育物之事也夫又安有物我內外之間哉程子以為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

首正謂此也或曰曾皙胸中無一毫事列子馭風之事近之然乎曰聖賢之心所以異於佛老正以無意必固我之累而所謂天地生物之心對時育物之事者未始一息之停也若但曰曠然無所倚藉而不察乎此則亦何以異於虛無寂滅之學而豈聖人之事哉○這道理處處都是事父母朋友都是這道理接賓客是接賓客道理動靜語默莫非道理天地之運春夏秋冬莫非道理人之下身便是天地只緣人為不欲隔一層看此意思不見如曾點起被他超然看破這意思夫子所以喜之○孔子與點與聖人之志同者蓋都是自然底道理安宅懷少信朋友自是天理流行觸處皆是習性象來山川流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之類無非這道理○學而時習之亦是窮此理孝弟仁之本亦是實此理所以貴乎格物者是物物上皆有此理此聖人事點見得到益事事物物莫非天理初豈是安排得來安排時便湊合不著這

處便有甚私意來。自是著不得私意。聖人見得。只當
 問事。曾點把作一件大事來說。他見得這天理隨處
 發見。處處皆是天理。所以如此樂。○曾點見得道理
 大。所以堯舜事業優為之。視三子規規於事為之。未
 固有關矣。是他見得聖人氣象如此。雖超平事物之
 外。而實不離乎事物之中。是箇無事無為底道理。却
 做有事有為之功業。天機大事也。做得鐵樣小事也。
 做得此所謂大本所謂忠所謂一者是也。○曾點氣
 象。固是從容洒落。然須見得他因甚到得如此始得。
 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他做得堯舜事業處。不可以
 一事言也。○曾點見道無疑心。不累事。其胸次洒落
 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故雖天子有死。或知爾之間
 而其所對亦未嘗少出其位焉。蓋若將終身於此者。
 而其語言氣象則固位天地育萬物之事也。○曾哲
 不曾見他工夫。只是天資高。如夫子說吾黨之小子
 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這便是在簡。如莊列

之徒皆是。他自說得恁地好。所以夫子與諸裁正之
 若是不裁。只管聽他恁地。今日也。浴沂詠歸。明白也。
 浴沂詠歸。却做甚麼令殺。○曾點與三子只是爭箇
 纜繩。曾點與漆雕開只是爭箇生熟。曾點說得鸞天
 動地開。較穩貼。三子在孔明登全不理會義理。只是
 較纜。不如曾點之粗。○為學與為治。只是一統事。他
 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之所存。三子却分作兩截看
 了。如治軍旅。治財賦。治禮樂。與凡天下之事。皆學者
 所當為。須先教自家身心得無欲。直得清明在躬。志
 氣如神。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矣。○曾點以樂於今
 日。對三子。以期於異日者。對學者。須是有三子之
 事業。又有曾點之襟懷。方始不偏。蓋三子是就事上
 理會。曾點是見得本意。曾點雖見大意。又少却事上
 工夫。三子雖就事上學。又無曾點脫洒意思。○新安
 陳氏曰。曾點所言。想正對莫春之時。使非對景而言。
 亦無意思。又按三子所言者。事功其志實。而小點所

言者意趣其志高而大點不及三子所行之實三子不及點所見之高以一時所言觀之三子規規於事為之末而點超然於理趣之高發夫子獨與之也自今而論學者必有曾點見處之高以立其體又有三子行處之實以達於用始為無弊不然鮮不流於狂矣通方仁山金氏曰與點所以激三子下文之辨所以實曾點

李南黎曰曾哲後後是活字曾哲欲有所問故後而未出也

○眼哥說為國則夫子之心更可知顧涇陽先生曰禮字固以陶鑄子政亦所以點化曾點蓋狂者之所失正是這人禮字先生可謂得其神矣

三子者出曾哲後曾哲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夫音扶曰夫子何哂由也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為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宋子曰禮者理之顯而有節文者也言禮則理在焉中矣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

者與乎聲下同

曾點以再求亦欲為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悲簡詞蓋亦許之

唯亦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亦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宗廟以于夫子之答

○虛全曰惟求則非邦也與意以夫子既哂由之不讓如求所言亦是以吾國自居而不讓者何不見哂故問之

○左傳序優而暴之使自求之厥而賦之使自趨之

○孟子盡心篇云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朱子曰夷平也掩覆也言乎考其行則不能覆其言也○季武子癡疾及其喪也大夫用黜備其門而歌

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為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飲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再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去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新陳氏曰此條專言三子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與三子者之撰特行去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曾點言志如何是有堯舜氣象朱子曰明道言萬物各遂其性此句正好看堯舜氣象且看暮春時物態舒

暢如此曾點情思又如此便是各遂其性處堯舜之心亦只是要萬物皆如此耳然曾點却只是見得未必能做得堯舜事孟子所謂狂士其行不掩焉者也○行有不掩非言行背馳之謂但行不到所見處爾曾點之學無聖人為之依歸怕有老莊意思也未便做老莊只怕其流入心老莊○三子所志雖皆是實然未免於一君一國之小向上更進不得若曾點所見乃是大根大本使推而行之則將無所不能雖其功用之大如堯舜之治天下亦可為矣蓋言其所志者大而不可量也譬之如水曾點之所用力者水之源也三子之所用力者水之流也用力於源分之處則其功止於一派用力於源則放之四海亦猶是也然使點遂行其志則恐未能掩其言故以為狂者也○潛室陳氏曰凡狂者志高而行不副謂其志高故見大意而聖人與之謂其行不副謂其志高而止於見大意終不入聖人之室子路等所見者小

子路只為去聲不達去聲為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

便是這氣象也問程子云子路只緣不達為國以禮道理若達便是這氣象如公西赤再

求二子語言之間亦自謙遜可謂達禮者矣何故却無曾點氣象朱子曰三子只是曉得那禮之皮膚曉

不得那禮之微妙處若曉得禮便須見得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

焉底自然道理矣曾點却見得這箇氣象只是他見得了便休緣見得快所以不把當事他若見得了又

從頭去行那裏得來問三子皆事為之未何故子路達得便是這氣象曰子路才氣去得他雖驕暴些

總理會這道理便就這箇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上面却是這箇氣象求赤二子雖是詳細却只是

安排來底又便是他才氣小子路是其麼樣才氣問子路就使達得却只是事為之未如何比得這

箇曰若達時事事都見得是自然底天理理會得道理雖事為之未亦是理也莫春者春服既成何嘗不

是事為來問為國不循理則必任智力不在智力則循理不能出此二途點有見乎長育流行之體天

地萬物之理所謂自然而然者但吾不以私意擾之則天地順亮而萬物各得其所此堯舜事業也子路

則以才氣之勝自以為當敗壞不可支持之處而吾為之亦能使成子路誠足以任此矣然不免有

任智力之意故志氣激昂而氣象勇銳不若曾點之閒暇平和也曰是到為國以禮分上便自理明自

然有曾點氣象潛室陳氏曰為國以禮則君若臣

堯舜氣象雲峰胡氏曰以三子言之子路未達為國以禮求於禮樂不敢當赤則若有志於禮樂而所

言宗廟會同

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夫子不禮之末耶

○蒙引云老安少懷之志天覆地載之心也。適人之適之意多。浴沂詠歸之樂吟風弄月之趣也。自適其適之意多。

取新安陳氏曰以夫子與點分別而立言故云曾子不取非謂夫子真不許其得國而治也

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

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音洛而得其所也孔

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音去少者懷之使萬

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嘆曰吾與點

也宋子曰曾點是他見得到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無虧無欠是自然如此充其見便是孔子老者

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底意思惟曾又曰曾點漆

點便見得到這裏聖人便做得到這裏宋子曰他見得這箇大綱意思於細

雕開已見大意密處未必便理會得如千兵萬馬也

只見得這箇其中隊伍未必知○曾點見雖高漆雕開却確實○點與參相反父子間為學大不同點不資高明用志遠大故能先見其本往往於事為間有不屑用力者參也三省隨事用力旋旋做出一貫之說必待夫子告之而後知然一唯之後本末兼該體用全備一是從下做到一是從上見得故傳道之任不在其父而在其子虛實之介學者必有以辨之○問孔門英才多矣何為不得乎此而點獨得之回參不必類乎點也而又獨得斯道之傳何也勉齋黃氏曰資稟高則不局於卑志量大則不溺於小見識明則異說不能惑趨向正則外誘不能移此點之學所以人不能及也人品不同則學之志亦異人為技藝之學者有一見而超然解悟有終日乾乾而竟無所得者亦無惟點之獨得也若顏子則其資稟志量見識趨向當無異乎點而深厚沉潛淳實中正必有過於點者故其見雖同而其得則異於點也點之子參

其見不及乎哲而其學則近於回以其用力之篤則遂與回等而非點所及也曰哲之不及乎回參而卒味免為在者之歸何也曰天下之理固根於人心而未嘗不形見於事物為學之方固當存養乎德性而亦不可不省察乎實行夫是以精靡不遺而表裏相應內外交養動靜如一然後可以為聖學之全功也點之志則大實則高識則明趣則遠深厚沉潛淳實中正之意有不足焉則見高而遺卑見大而略小見識有餘而行不足趨向雖正而行則違此所以不及乎回參也雖然自回參而論之點誠有未至自學者論之點之所見豈可忽哉規規剪剪於文義之間事為之末而胸中無所見焉恐未易以狂語點也

宋氏公遷曰此皆即其所志而言之也若伊尹之志是後賢追論其志如彼伊尹顏淵有隱顯不同而尹之志則顏所能為由求亦視顏氣象差小而所言皆其能事

卷十一 終

○盧一誠曰克猶克敵之克謂我能勝彼也復猶恢復之復謂還我所有也吾原有土地虜虜而奪之必兵力足以勝虜使虜無所容則吾之土地復為吾有吾原有天理私誘而奪之必工夫足以勝私使私無所容則吾之天理復為吾有故克即所以為復也

○徐若泉初問云復如恢復之復禮原是吾所固有却被群私侵奪強占反至矣私故要恢復不但反還之而已

○東廓先生一說亦效克是修治之義克已猶云修也非禮勿視聽言動所以修之也非礼非外也一念妄動謂之非礼妄復則不妄是謂復礼而仁在其中矣 說勿猶言弗也 与愛之能勿字同義

○鄭申甫曰仁者海言而渾然之中自然條理則曰礼兵家戰勝之謂克飯地之謂復克了寇賊便自復主宅

○蔡虛齋曰礼是吾本有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二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此篇多記孔子弟子與君大夫問答十五章君大夫問六章夫子之言五章

曾子子貢子夏各一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

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 **慶源輔氏曰**仁義禮智皆心之德而仁包義禮智故曰本心之全德

克勝也 **宋子曰**聖人下簡克字譬如相殺定要克勝得他○克已亦無別巧法如孤軍卒遇強敵

底物被已推出去今既克了已禮便自復

○姚承菴曰克已復禮禮字不必說到天理之節文即心之本體也此心之本體原自有恰好天則故謂之禮克已便復禮克已復禮便為仁非有兩重工夫

○鄭申甫曰仁者生意桃仁杏仁謂之仁者以其能生也此仁在桃核杏仁之中許多生意藏在裏面人則克已了天下皆取吾仁更不隔絕在外頭矣程子曰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也

○孫淮海近語云全得我之本心即全得天下人之本心自然萬物皆吾一體

○袁士澤曰已禮非一非二迷之則已悟之則禮已如結水成冰禮如釋冰成水

○沈竟齋曰視聽言動已也末可以已為欲克已之已即由已之已本非一義

○蒙引云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猶言天理之當然故下文只用天理字無節文字

只是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已謂身之私欲也問已私有三氣質之偏一也耳目口鼻之

欲二也人我忌克之類三也孰是夫子所指朱子曰三者皆在裏看下文非禮勿視聽則耳目口鼻之欲較多○胡氏曰耳自口體之欲皆因已而有故謂之私

復反也慶源輔氏曰反猶歸也如行者之反歸禮者天理之節文也朱子曰所以喚做禮而於家也不謂之理者有著實處只說理却空去了這箇禮是那天理節文教入有準則處所以謂之天理之節文者此理無形影故作此禮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教有規矩可以憑據有君臣便有事君底節文有父子便有事父底節文其

他莫不皆然○慶源輔氏曰天理即全德也節者其限制等級也文者其儀章脈理也不曰理而曰禮者理虛而禮實以其有品節文章可以依據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

○焦漪園曰明道子定性書引易云小獲其身不見其人象山子云吾兩自散日月之光吾四體動四氣之和天地萬物為一體而不知有已者正此之謂也此所謂克已即是我無我也可以克已作無我於天最親切矣

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勉齋黃氏曰心之全德莫非天理則言仁而禮在其中事皆天理而

心德復全則言禮而仁在其中皆以天理為言則仁即禮禮即仁安有復禮而非仁者哉其曰事皆天理者以視聽言動之屬乎事也復歸於禮則事皆合乎天理矣○雲峰胡氏曰集註始言仁者本心之全德至此則本心之德復全此一全字即是本來全字字不過能復其本然者耳○程氏曰克已之私既盡一歸於禮此之謂得其本心○朱子曰一於禮之謂仁只是仁在內為人欲所蔽如一重膜遮了克去已私復禮乃見仁仁禮非是二物○問克復工夫全在克字上蓋是就發動處克將去必因有動而後天理人欲

之幾始分方知所決擇而用力也。曰如此只是發動
方用克若待發動而後克不亦晚乎發時固用克未
發時也須致其精明如烈火之不可犯始得。○問克
已復禮如何分精粗。曰若以克去已私言之便克已
是精底工夫到禮之節文有所欠闕便是粗者未盡
然克已又只是克去私意若未能有細密工夫下
入他規矩準繩之中便未是復禮如此則復禮却乃
是精處。○克是克去已私已私既克天理自復譬如
塵垢既去則鏡自明瓦礫既掃則室自清。○克已足
大做工夫復禮是事事皆落腔窠克已便能復禮步
步皆合規矩準繩非是克已之外別有復禮工夫也
○禮是自家本有底物所以說箇復不是待克已了
方去復禮克得那一分人欲去便復得這一分天理
來克得那二分底已去便復得這二分禮來。○克已
便要復禮但克已而不復禮則墮于空寂矣然人只
有天理人欲兩途不是天理則是人欲即無不屬天

○蔡虛齋曰飯猶与也
許也凡物与人便是把這
物飯他了。稱道人亦然把
這好名目加他便是把這
箇飯他了。字義須要解得
切。
○高中玄問辨錄云歸是
歸還之歸即所謂復也。仁
乃心之全德渾然天理萬
物皆備無欠闕但為已
私障蔽乃有不仁爾若能

理又不屬人欲底且如齋是天理跛倚是人欲
克去跛倚而未能如齋則是克得未盡却不是未能
如齋之時不係人欲也須與立箇界限將那未能復
禮時底都把做人欲斷定。○新安陳氏曰禮有專言
者有偏言者恭敬辭讓偏言之禮也復禮為仁專言
之禮也克已復禮則天理流行而仁在是專言之禮
仁在其中矣。○通考勿齋程氏曰獲勝其私物欲
淨盡是曰克已善反其初天理流行是曰復禮。歸猶
與也又言曰克已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
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新安陳氏曰甚速以二日
曰克已復禮則事事皆是天下之人聞之見之莫不
皆與其仁也。○天下以仁稱之非是一日便能如此
只是有此理人稱不稱固非我之所急但言其效必
至如此。○天下皆與其仁伊川云稱其仁是也此說

一日克已復禮則障蔽既去。本體自還。天下之仁皆歸焉。所謂渾然天理萬物皆備無少欠。關固即此而在也。

得實楊氏以為皆在吾之度內。謂見吾仁之大如此。而天下皆歸於其中。說得無形影。與呂氏洞然不荒。皆在五闕同意。○覺軒蔡氏曰天下之大。人人皆稟受此仁。我真能克復為仁。即此仁便與天下之人。都奏得著。所以天

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

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新安陳氏曰

下五句乃朱子補本文之意。而究竟言克之恐人謂一日如此便了。須是日日接續用功。如日三省之。日日克已而無少間斷。幾決於已而無所阻難。則私欲方淨盡。而天理自然流行矣。須玩味淨字。淨盡者無一毫不盡之謂也。○朱子曰今日克復是今日事。明日克復是明日事。克已復禮有幾多工夫。須日日

用功。○為仁由己。這都是自用著力。使他人不著到私欲盡後便粹然。是天地生物之心。○雙峰饒氏曰一日之語見於論語者二。一日用力於仁。指其用功之且而言也。一日克已復禮。指其成功之且而言也。何以知之。克者戰而獲勝之名。復者失而復還之謂。此皆用力而成功者。故上文以此為仁。而下文許以天下歸仁。以成功之效言之也。然則欲克已而復禮者。果何所用力。耶。曰。為仁由己。用力之機要也。非禮勿視聽言動。用力之條目也。欲收克復之功者。其亦勉諸此而已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

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已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

歸仁。問歸猶與也。謂天下皆與其仁。却載程子語。天下歸仁。謂事事皆仁。恰似兩般。朱子曰惟其事

○蒙引云此性字兼氣質而言也或曰專指氣質不兼理非也氣質者理之所寓氣質偏則理亦隨之矣

事皆仁所以天下歸仁。○於這事做得恁地於那事亦做得恁地所以天下皆稱其仁。若有一處做得不是必被入看破。○問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曰人能克己則日間所行事事皆無私意而合天理耳。○問一日之間如何得事事皆仁。曰一日克己復禮則雖無一事亦不害其為事事皆仁。雖不見一人亦不害其為天下歸仁。

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胡氏曰能克己欲之私是理勝欲能克性質之偏是德勝氣集註克己說不欲未曾說氣質故復引謝氏說以足之。○問此性是氣質之性否朱子曰然亦無難易凡氣質之偏處須從頭克去謝氏恐人只克得裏面小小不好處氣質而忘其難故云然。○人之氣稟有偏所見亦往往不同如氣質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柔須先就偏處克治。○跛倚踞傲未必

○吳省菴引躍云所謂勿者非特既視聽既言動而後制之制言所以欲視欲聽欲言欲動之心而已。○顧涇陽曰非礼不視等克己也請事斯語由己也不須添一毫脚矣

盡是私意亦有性粗率者伊川云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乃妄也亦須克去。○問顏子問仁與問為邦先後曰有克己復禮工夫始做得四代禮樂底事。○克己之已未是對人物言只是對公字說猶曰私耳呂氏克己銘極口稱揚遂以為己既不立物我並觀則天下之大莫不皆在吾仁中說得來恁地大故人皆喜其快殊不知未是如此問與叔之意與下文克己之目全不干涉此只是自脩之事未說著外面在曰須是恁地息之。○初無吝驕作我齷齪只說得克己一邊却不到復禮處。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

二者界限之間已判然矣故不復扶又有所疑問而直請其

條目也請克已復禮之條目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

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

容周旋無不中去聲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

矣宋子曰說文謂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退

工夫只在勿字上纔見非禮來便禁止之便克去

○問顏子地位有甚非禮處何待下此四勿工夫曰

只心術間微有些子非禮處也須用淨盡截斷了他

力量大聖人便教他索性克去○問非禮勿視聽言

動曰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如此類工夫却易視

遠惟明纔不遠便是不明聽德惟聰纔非德便是不

聰如此類工夫却難視聽言動但有些箇不循道理

處便是非禮○視聽言動之間所當為者皆禮也所

不當為者皆非禮也其非禮則勿以止焉則是克已

之私而復於禮矣其非禮而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入

而動於內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內出而接於

外也內外交進為仁之功盡矣所以用力其機特在

勿與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反則為天理自是而流

則為人欲自是而克念則為聖自是而罔念則為狂

特毫忽之間爾學者可不謹其所操哉○雲峯胡氏

曰此章緊要在勿字故集註喫緊解此一字蓋心為

一身之主即將為三軍之主一身耳目口體惟心所

令猶大將之於一麾而三軍坐作進退惟其所令也

○孔安國注事事非一事也祭凡注事事其事也

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不事丞相之事

○新安陳氏曰事事上事字是用力活字下事字是

死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

之故直以為已任而不疑也朱子曰顏子克己如紅

氏曰如吾與回言終日回於吾言無所不悅夫子平

日多與講論皆是博之以文到此四勿正是約之以

禮○顏子所克之已私只是微過不

是顯過然顯過易見是微過難見也

○程子曰顏淵問克已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

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

○蒙引云四勿不必分謂防其自外入謹其自內出太抵四者身之用也夫子無此内外交進之意

○東廓曰顏子非礼勿視四句皆於心上勿之皆真內之學也非以制外而能養乎中也

中而出泛言其理如此耳非謂從裏面做工夫也制於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做工夫處全是自外而內自樂而根之意○問克已工夫從內面做工夫說制於外如何曰制却在內又問此是說仁之體而不及用曰制於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進進步幾後外便是用

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

曰心今本虛應物無迹操平之有要視為之則慶源

曰人心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何有形迹可見然操則存舍則凶而操之之要則以視為之則而已蓋人之視最在先遇不遺視者才起一念要視他便非禮故當以視為操心之則○陳氏曰心虛靈知覺事物纔觸即動而應無蹤迹可尋捉處○胡氏曰心今本虛者體也應物無迹者用也體無所窒則用無所滯

此其本然也。○葉氏曰：目者，一身之昭鑒。五行精華之所聚於心，尤切。目動則心必隨，心動則目必注。心之虛靈，千變萬化，欲加檢防，先以視為準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蔽指物欲之私而言，中指心之體而言，即天理之謂也。物欲之蔽，接於前則心體逐之而遷矣。制之於

外以安其內，克已復禮久而誠矣。

宋子曰：人之視聽言動，視最在先，為

操心之準則。此兩句，未是不好，至蔽交於前，方有非禮而視，故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則克已而復禮也。如是工夫，無間斷則久而自從容不勉矣。故曰久而誠矣。○陳氏曰：物欲克去於外，則無以侵撓吾內，而天理寧矣。○許氏曰：制是於天理人欲之界上，截然限斷，使不正之書非禮之色，不得以接於吾目。克已即制之於外，復禮即以安其內。○胡氏曰：克已復禮者，言上文乃所以用力於此也。久而誠矣者，非禮勿視。

○蒙引云：止即秉彜之性也。人有秉彜秉彝出於天命。

○卓卓然高明見

未是仁，真積日久，自然誠實，則可謂之仁也。○蔡氏曰：始而克復，有以用吾力，久而誠則私欲淨盡，表裏一貫，自無所容其力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

化遂匹其正。

宋子曰：四者惟視為切，所以先言視。而

以知之而有，好惡道是自然如此。到此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方始不好去。○慶源輔氏曰：人心所稟之常性，乃得之於天，而聽其所當聽，不聽其所不當聽者，即秉彝之性也。○胡氏曰：不言聽而言知者，聽者知之初，知者聽之後，因知而此心為之動，故以知言其實一也。○陳氏曰：知指形氣之感而言，物欲感而知覺萌，遂為之引去矣。化則與卓彼先覺，知止有定，之相忘，如一無彼我之間也。閑邪存誠，朱子曰：防閑其邪妄於外，而存其實理於內也。非禮勿聽，朱子曰：視是將

這裏底引將去。所以云以安其內。聽是聽得外面來。所以云聞邪存誠。視與看見不同。聽與聞不同。如非禮之色。若過目便過了。不可有要視之心。非禮之聲。若入耳也過了。不可有要聽之心。問視箴何以特說心聽箴何以特說性。曰互換說也。得然該云開眼便錯。視所以就心上說。人有秉彝本乎天性。道理本自在這裏。却因雜得外面言語來。誘之聽。所以就性上說。蔡氏曰或疑聽箴之說亦可移為視箴用。殊不知視是自內而引出外。聽是自外而入內。視為先聽次之。所以視箴說得尤切。雲峯胡氏曰眼在前不正之色。只是前下面來。故曰蔽交於前。其中則遷耳在兩傍不正之聲。左右前後皆可來。故曰知誘物化。遂入其正。目之明在外。故當制之於外。以安其內。耳之聰在內。故惟在內者知止有定。乃可爾。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

○周易繫辭云言行君子
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
也。

○大禹謨

○支字枝同猶木之為枝
葉也易曰其辭支

專專慶源輔氏曰躁屬氣妄屬欲不為氣所動故靜不為欲所分故專。陳氏曰外不躁則內靜外不妄則內專。此一篇關要處。矧是樞機與戎出好去聲吉凶榮辱惟其所召。書曰惟口出好與戎。蔡氏傳曰好善也戎兵也。言發於口則有二者之分。陳氏曰門之闔關所繫在樞。弩之張弛所繫在機。人心之動有善惡由言以宣之而後見於外。是亦人之樞機也。蔡氏曰出好則吉則榮典戎則凶則辱發於口者甚微而召於彼者甚捷可不畏哉。傷易去聲則已傷頰則支。慶源輔氏曰易則心不管攝故必至於已。妄誕頰則心不精上故必至於支離。

肆物反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朱子曰上四句是說身上最緊切處須是不躁妄方始靜專自家這心自做主不成如何去接物。下云矧是樞機與戎出

○說文云音知也音云知之曰明也

好四句是說謹言底道理下四句却說四項病痛傷
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則物忤出悖則來違○言箴
說許多病痛從頭起至吉凶榮辱惟其所召是就身
上謹傷易則誕至出悖來違是當謹於接物間都說
得周備○陳氏曰易者輕快之謂躁則傷於易誕者
欺誕之謂而易中之病也煩者多數之謂妄則傷於
煩支猶木之枝從身之病而迸出者乃煩中之失也
○蔡氏曰易則誕由其妄而不專也煩則支由其躁
而不靜也內不靜故已肆而物忤內不專故出悖而
來違○雲峯胡氏曰易是輕言煩是多言肆是放言
悖則純乎不善矣朱子以為是四項其動箴曰哲人
病而諸家只解歸躁妄二字非矣
知幾平聲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去聲守之於為順理則
裕從欲惟危宋子曰哲人志士說兩般人哲人只於
思慮間便見得合做與不做志士便於

做出了方見得雖是兩般大抵順理便安裕從欲便
危險○思是動之微為是動之著這箇是該動之精
粗蓋思於內不可不誠為於外不可不守看文字須
得箇骨子諸公且道動箴那箇是緊要答曰順理則
裕曰要連從欲惟危都是這是生死路頭○陳氏曰
結上文二者之動雖微顯不同然循理之公則皆無
礙於中故裕遂不欲之造七到次克念戰兢自持慶
私則易陷於下故危源
輔氏曰造次克念不息之誠也戰兢自持敬謹之體
也○覺軒蔡氏曰造次克念以誠於思言凡學者動
於心不可不存克念之誠戰兢自持以守於為言凡
學者動於身不可不加自持之念○陳氏曰雖急遽
苟且之時亦必誠之於思則其涵養之功密矣
常恐懼戒謹守之於為則其操存之力篤矣
習與
性成聖賢同歸覺軒蔡氏曰聖性之也謂哲人賢習
之也謂志士及其成功一也故曰同

歸○新安陳氏曰商書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此伊尹之言本謂習於惡而與性成者程子引用此句則言習於善而與性成者也此性字蓋以氣質之性言與上文本乎天性之性不同天性乃以天地之性言也○微菴程氏曰物欲之外至禁防於視聽俾此仁之全體湛然清明無毫之或蔽私欲之內萌消弭於言動俾此仁之妙用割呼麥反然中節無毫之或乖見非視聞非聽見聞非動視聽為動勿視勿聽則不動矣動兼息貌而言洪範五事備於此矣不必以勿為心也真氏謂勿指心而言非禮勿視勿聽戒謹以存養也觀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及閑邪存誠之語可見所以防其外以而動於內也聲色之非禮雖甚顯而在外過其外者不能入能禁防於視聽則此仁之全體湛然清明矣非禮勿言勿動謹獨以研幾也觀又心之動發禁躁妄及誠之於息守之於為之語可見所以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也念慮之非禮

○蒙引此章乃聖賢傳授心法蓋從古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其相傳秘指只是精一執中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所謂至明以察其機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所謂至健以致其決也

雖甚微而在內萌於內者不能自已能警省於言動則此仁之大用割然中節矣

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

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

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輔氏曰非顏子之明睿則雖告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說必不能察天理人欲所由動之幾而遂請其條自非顏子之剛健則雖告以為仁由己與四勿之說必不能致勇決於此而遂以石為己任此夫子所以獨以是告顏子而他弟子不與焉○張氏曰非至明不能察其幾是言其致察於非字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是言其用功於勿字○趙氏曰非至明則不能察天理人欲邪正所由動之幾將存誤認天理為人

欲人欲為天理而不自覺於冥冥之中矣。非至健則不能決天理人欲勝負所由分之勢。將有玩天理而不肯進。戀人欲而不忍割。而依違於二者之間矣。○
雙峯饒氏曰：視聽言動四者，橫渠東銘只云戲言戲動，却是二件。中庸非禮不動，又只是一件。詳畧不同，何也？蓋詳言之是四件，約言之只二件。所謂言行君子之樞機是也。言是言，視聽也，屬動是行。又約言之，都只是動。視是目之動，聽是耳之動，言是口之動，動是身之動。故中庸只說非禮不動一句，聖賢之言有詳有約。顏子是問克復之目，故以詳告之。

○蒙引云：出門使民而不敬者有矣。未有見大賓承大祭而不敬者也。

○黃會稽發明云：施於人，即是使民的事。蓋施入之怨，固使民之敬所由出也。

○尤西川曰：出門如賓使民如祭，理無大小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強忍而行求仁莫近也。邦家無怨，正己而不取於人也。請事斯語，亦仁乎。

○尤西川曰：出門如賓使民如祭，理無大小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強忍而行求仁莫近也。邦家無怨，正己而不取於人也。請事斯語，亦仁乎。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已。民二句。怨以及物。解不欲勿施。則私

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新安陳氏曰：敬以持已，則私

私意無所容於外。於是公理流行而心德全矣。○陳

氏曰：敬者吾心之所主，而仁之存也。怨者吾心之所

以達，而仁之施也。主敬持已，行怨及物，則內外無私意而仁在是矣。內外無怨，亦以其

效言之，使以自考也。新安陳氏曰：上章天下歸仁，是

外無怨，亦以主敬行怨之效言之。考驗也能使內外

無怨，可以驗我之能敬。怨若內外尚有怨者，是我於

敬怨猶有未至也。此之謂自考。○朱子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緊接著那出門使民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緊接著那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直到這裏道理方透徹。似一片流水注出來，到這裏方住，中間也間斷不

得效驗到這處方是做得透徹充足飽滿極道體之全而無虧欠內外間纔有二人怨他便未徹便如天不歸仁底纔有箇不歸仁便是有未到處○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如富壽康寧人之所欲死以貧苦人之所惡所欲者必以同於人所惡者不以加於人○能敬能怨則仁在其中世有敬而不能怨底人便只理會自守却無溫厚愛人氣象若怨而無敬則無以行之須先主於敬然後能行其怨○聖人言語極謹密說出問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下面又便說已所不欲勿施於人都無些欠缺處問此意則體用兼備曰只是如此自家身上常是持守到接物上又如此則日用之間無少間隙私意直是何所容可見聖人說得極密○問如以刑加人豈人所欲便是不怨始得曰伊川云怨字須兼忠字說忠是盡已而後推之為怨夫以刑加人其人實有罪其心亦自以為當然故以刑加之而非強所不欲也其不欲被刑

乃其私心若其真心既以犯罪亦自知其當刑矣今人只為不理會忠而徒為怨其弊只是姑息○問怨有是非如何都得他無曰此只說怨得是底○弟子之問多矣獨二子有請事之對蓋度其能踐此言而後對記者亦以其充此對而記之也○慶源輔氏曰不敬則私欲萬端害仁之體不怨則徇己遺人泥仁之用必敬以養之怨以達之則私意無可萌之時無可著之處矣○王氏曰主敬則內有以全其心之德行怨則外有以推其愛之理○雲峯胡氏曰敬以持己是收斂此心入求恕以待人是推擴此心出去

○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問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去禮新聲安陳氏曰程子恐人認見賓承祭作勉強拘束唯謹獨之敬故云然蓋欲如所謂禮之用和為貴也

便是守之之法

新安陳氏曰又恐人外貌如此而中心不如如此必於早念萌動已所獨知

之處而致謹焉便是持守此敬之法○雙峰饒氏曰心廣體胖周旋中禮持敬之氣象耳至於用功却在謹獨上蓋人但見其出門使民耳如見大賓如承天祭則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者於此謹之則得其用功之要

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

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

曲禮曰儼若思此靜時敬也 有諸中

而後見

形旬反

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

前乎此者敬可知矣

新安陳氏曰觀其動時敬則其靜時敬可知 非因出

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

此程子推夫子言外之意而言之○問程子只說作敬先

生便說敬以持已恕以及物看來須始先生說方全

宋子曰程子不是就經上說是偶然摘此二句所以

只說作敬○南軒張氏曰平日之涵養一於敬則出

門使民之際皆此心也○雙峰饒氏曰平時固是敬

謹出門使民時尤加敬謹此只就出門使民說起則

只是動時事蓋出門使民是與人交接之時於此時

有敬謹之心則交接之間私意不

存而得以盡其推已及人之恕矣 **愚按**克己復禮乾

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

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

無已之可克矣

宋子曰乾道奮發而有為坤道靜重而持守觀夫子告二子氣象各有

類○仲弓資質溫粹顏子資質剛明顏子於仁剛健果決如天旋地轉雷厲風行做將去仲弓則自斂藏

○徐若泉曰克復是仁之全體天地人物渾然一體

○申甫曰乾道坤道就顏

齊質學九上者有健順之分云爾其實克已如何
能亦王敬行恕以克之乎
若能王敬行恕又何已可
克矣理厚分一何必分乾
道坤道乎若云顏子明敏
不消其工夫仲弓要漸漸
錫錫就資質學九上言乾
現則近似耳不必深求也
○耿楚侗曰或問夫子告
顏子問仁曰克已復禮如
儒先解云克去已私復還
天理是後天學也乃先儒
又曰乾道夫子告仲弓問
仁曰出門云祭今下即見
本休若先夫之學也而先
儒又曰坤道何也曰克已
無我也無我則渾然一體
矣故曰天下歸仁乾休固
如此如見大賓承大祭是默識其休而存之乃以坤承乾之道也或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其工夫視如見
肩承祭不尤費力耶曰顏子問自蓋請夫子指點禮休眼目耳夫子出指示云人之所以能視聽言動者
非真志實為仁者未易語此夫子獨揭為顏子告有以也

嚴謹做將去伊川曰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
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顏子則明得盡
者仲弓則莊敬以持養之者也顏子如創業之君仲
弓如守成之君○克復乾道是一服藥打疊了這病
敬恕坤道是服藥調護漸漸消磨了這病持敬行恕
雖不曾著力去克已復禮然只一般若把這箇養來
養去那私意自是著不得○問克已工夫與主敬行
恕如何曰克已復禮是截然分別箇天理人欲是則
行之非則去之敬恕則猶是保養在這裏未能保他
無入欲在若將來保養得至亦全是天理矣○克已
復禮如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出門使民如上策莫如
自治○問持敬克已工夫相資相成否乎曰做處則
可但孔子告顏子仲弓隨他氣質地位而告之耳若
不敬則此心散漫何以能克已若不克已非禮而視
聽言動安能為敬又曰敬之至固無已可克克已之
至亦不消言敬敬則無已可克者是無所不敬故不

張真志實為仁者未易語此夫子獨揭為顏子告有以也

用克已此是大敬如聖敬日躋於緝熙敬止之敬也
○潛室陳氏曰顏子工夫索性豁開雲霧便見青天
故屬乾仲弓工夫著力淘盡泥沙方見清泉故屬坤
此處最難認須細心玩聖賢氣象便會得○厚齋馬
氏曰左傳云仲尼云古語有之曰克已復禮仁也蓋
古有此語唯顏子可以從事於此又曰出門如賓承
事如祭仁之則也亦古有此語唯仲弓可以語之○
蔡氏曰以效言之亦有不同顏子底便可天下歸仁
其應廣而速仲弓底只可
邦家無怨其應狹而緩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犁向
式亮 魁 徒回之弟 宋
反 反 人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

訥音
忍

○司馬牛名耕或云名犁
向魁之弟由宋桓公後故
為桓氏世官司馬又為司
馬氏雖兄弟五人宋景公
勞也魯哀公十四年雁之
言害于公公將討之雁先
謀公公攻桓氏雁入于曹

此章亦見於左傳
其意為左傳
人物考云司馬牛在魯子生宋人向魁之弟也

以彼公使其兄向巢伐之
不克。雖奔衛。巢奔魯。司馬
牛殺其邑。與。而適齊。雖
奔齊。牛又致其邑。而適吳。
吳人惡之。而及趙簡子。召
之。陳成子亦召之。卒于魯。
郭門外。阮氏弟子解云。牛
爲人性躁。好言謔。見兄弟
行惡。憂之。故夫子教以默。
訥。而牛竟奔走。死于道路。
故聖言爲著。蔡也。南谷三
復白圭。故默足以容。
○蒙引云。蓋其德之一端
也。謂仁者之德不止此。此
特其衆德中之一德耳。小
註四勿中之一。說未切。

○牛春字曰。仁者其言也
訥。且只就言上說。不可便
露出心來。爲之難。正是言
其心存而不放。言之得。無
訥。正此下。放之心爲之也。
於是一個心存耳。切莫如
詮各推隔一層。說聖賢之
學。只是存心。存心便有戒
慎。慎。工。去。敬。恕。克。復。皆
不外此。故足以盡仁。甚不

訥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
不易。去聲下同發益其德之一端也。朱子曰。仁者之人。言
自然訥。在學者。即當
自謹言語。以操存此心。如今人輕易言語。是也。此心
不在。奔馳四出。如何有仁。○此心不放。便存得道理。
在此。察其言。便可知其本心之存與不存。○雲峯胡
氏曰。集註於顏淵則曰。心德之全。此則曰。德之一端。
亦不過四勿。中之一也。夫子以半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
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爲仁之方。不外是矣。朱子曰。這
是司馬牛
身上。一項病去得。此病則友好。將息充養爾。○問。仁
者其言也訥。只是訥於言意思。否。曰。訥於言而敏於
行。是怕入說得多。後行不逮其言也。訥是說持守得
那心定。後說出來。自是有斟酌。恰似肚裏先商量了。

方說底模樣。令人只信口說。方說時。他心裏也自不
知得。○問。聖人答司馬牛。其言也訥。此句通上下言。
否。曰。就他身上說。又較親切。人
謹得言語。不安發。即求仁之端。

曰其言也訥。所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憂之得無訥
乎。朱子曰。要見自然不得。不訥
意。意內便見心存。心字便見
是仁意。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
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
而易者。非強上聲閉之而不出也。朱子曰。心存。則自
是。不敢胡亂說。豈
太率說得容易。底便是他心放。是實未嘗爲之也。
若不敢胡亂做者。必不敢容易說。然亦是存得這心。

在。○慶源輔氏曰：心存則行自然難，而不苟動言自然。然訥而不苟發，此心德之自然。豈易能哉？而牛之意則以訥其言為強閉，而不出故易視之，而以為仁道之大。不但如此而已也。○新安陳氏曰：言仁以心存為本，心存則言不易，心存則事不苟。所以集註於此章兩以心存言之。

楊氏曰觀此及

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宋子曰：仁者心常醒，見這事來便知

要做得合道理不可輕易便是知得為之難，故自不敢輕言。若不仁之人，心常如瞌睡相似，都不見這事。理使天來大事，便敢輕輕做。兩句說了。○問為之難者，不謂仁之難為邪？曰：仁者之言無不訥，蓋知事之無不難也。豈獨仁之難為，而後難於言邪？且必若此，則凡事皆可易言，而獨於言仁為不可易矣。豈其然乎？
程子曰雖為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

言亦止此為是。**愚謂**牛之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

病之所切，而泛以為仁之大槩語，則以彼之躁

必不能淡息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

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

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為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

者其致思焉。宋子曰：司馬牛如何做得顏子仲弓底工夫，獨是逐箇理會仁，譬易。屋瓦已是

大門打透，便入來敬恕是第二門。言訥是箇小門，雖皆可通，然小門迂向得些，是隨他病處說。○陳氏曰：語半之說，又下於雍，非秘其精義，而不以語之也。以牛多言而躁，若不語以其病所切，則彼之躁必不自

○在疑云憂是恐禍患之至，懼是禍患至而驚也。

論語九章 卷之十一
覺終身為此心之累而無由可進於仁，必使心先致謹於此去煩而簡去躁而靜，則心無所放而言無難其出。入德次第方可漸進而仁可求矣。通考宋氏公遷曰：仁以學言亦曰以用功言。告顏冉者使心全其心之德，告子貢者使心充其愛之理。於樊遲子張則兼入心事理而言之。於司馬牛則即其德之一端而言之。益資質有不同所以教之亦不同而皆徹上徹下之道也。各因其人而言之也。○又按顏冉之所聞者為仁之道其餘四子之所聞者求仁之方。若子貢問為仁夫子告以事賢友仁則又為為仁之資與此不同。蓋此類欲入反求諸已彼則欲其求輔於人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向雖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厚齋馮氏曰內憂其兄外

○不憂不懼是外面一時強制來的故小之不知不

憂不懼全在內省不疚中來內省是慎獨工夫不疚者是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也此心一於天理則天地鬼神可与之為徒死生禍福可視之若一隨處皆樂而何所於憂隨處皆安而何所於懼一何字見自然無憂無懼之意

○蒙引云內省不疚何憂何懼非實之也勉之也使耳能至於內省不疚則為德業懼之心亦自慊矣

懼其禍也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天音

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扶又告之以此疚病也

言由其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悉井反不疚而

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為易其而忽之也雙峰饒氏曰無愧是下疚

之本不疚是○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

不憂懼之本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原

曰牛將謂是塊然頑然不必憂懼不也夫子自說內省不疚自然不憂懼來。○有憂懼者內有所豫也。自省其內而無所病則心廣體胖何憂懼之有。○慶源輔氏曰不憂不懼者疑若有之而強排遣之也何憂何懼則是自無憂懼耳。蓋君子自然之德也。○牛之再問雖易於言然足以發聖人未盡之蘊使吾德少有所疵則不免憂懼憂懼氣象歉索也。內省不疚而何憂懼與孟子集義生活然之氣仰不愧俯不怍之意同。

此章見命當修反聽天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

左傳哀公十四年。臧

入于曹以叛。民叛之。臧奔衛。遂奔齊。○問牛無公。兄弟何也。索子曰。以傳考之。桓雖欲弑宋公而欲殺孔

○蘇引二章曰是念怒而吉也

子其惡著矣而其弟子頑子車亦與之同惡此牛所以憂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

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為而為非我

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陳氏曰天者命之所自出命則天之所賦於人者故以理

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一而已。○慶源輔氏曰順謂不嘍受謂不拒。只此二字便是處死生富貴之要訣。

○孟子盡心上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由甫曰敬而無失是心
體是存乎人恭而有禮是
行將此心體應感於外根
敬字存乎人亦是已身接
入總之不外一個存心耳
一說子夏此言即夫子內
省不疚之語意可馬牛自
家有未盡道處子夏此言
分明欲牛自盡恭敬以感
其兄應原不是欲牛把自
己兄弟舍置了認別人做
兄弟也意謂君子能盡個
恭敬雖四海之內都可被
兄弟了陳者尚可親况至
親乎何患無兄弟須從自
己兄弟看不當從四海看
看言中意負語滯却把子
夏之言看透了。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

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脩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已以敬

而不問去聲徒玩接入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

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而為是

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慶源輔氏曰既

以脩身使兩盡其道趙氏曰若安於命而不修已

是有命而無義聽乎天而不盡乎人矣雙峰饒氏

曰敬在心恭在容敬易能無失為難間斷則失矣恭

易能有禮為難有節文是致恭又能中節如足恭則

○禮記檀弓篇云子夏與
其子而喪其出會子吊之
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
哭之會子與子夏亦哭曰
天乎予無罪也會子怒曰
爾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
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若
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
疑女于夫子爾罪一也喪

恭而無禮矣新安陳氏曰死生富貴惟當聽其在
天恭敬禮節則當盡其在己敬而無失又恭而有禮
之本也子夏皆兄弟之語有此集註下三如
字謂人皆愛敬之如兄弟則意足而辭當矣胡氏

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圖
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

哭子喪去聲禮記檀弓篇子夏則以酸於愛而昧於

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宋子曰子夏當初只要開廣

兄弟字便成無差等了慶源輔氏曰觀喪明字則

牛之失乃移移商之身而不能知也雙峯饒氏曰

此子夏寬牛之憂而推其原以廣之也人之兄弟共
一箇父母此固是親若推其原則人又只是共一箇

小親使良未有聞焉。公罪
二也。我亦于喪亦明。亦罪
三也。而曰亦何元罪。于
夏後。故而律。可吾過矣。

○申甫曰。子張曰。明乎
夫子便亦不遠。守應他。知
其意在遠也。其明不遠
衆之遠。只消求之近。諸
此。公備于近的事。能不行
就是明之遠。

○紫引。浸潤之器。以漸而入。入之深也。
○韓文十九。註。云。膚受者。如膚受。塵垢。久之乃見。
○程子傳曰。卦五陰。而一陽陰始。自下生漸長。至於盛極。群陰消剝。於陽。○本義曰。剝落也。五陰在下。而左
生。一陽在上。而將盡。陰盛
長。而陽消落。九月之卦也。
○雲峰胡氏曰。剝落之也。
五陰剝。一陽欲落。之以至
於盡也。
○程傳曰。以。剝為象。者。取
身之所處也。自下而剝。漸
至於身也。剝。以。足。剝。於
之。足也。六四。傳曰。始剝。於
於。漸。至於。膚。身之外
也。將滅其身矣。○吳臨川
曰。初。為。剝。足。二。為。剝。辨。三
為。剝。上。四。人。之。身。也。非。剝
也。非。剝。而。曰。剝。以。膚。言
剝。而。上。及。於。人。之。肌膚
也。

天地本父母。自與一箇父母觀之。則兄弟為有限。自
與一箇天地觀之。則並生於天地間。自兄弟也。此意
豈不甚廣。然畢竟他人之兄弟。其情安能及得己之
兄弟。意雖廣。大語實有病。圓則活。滯則死。凡圓底便
活。方底便不動。○新安陳氏曰。喪明事與此不同。然
其為憂愛之情發。不申節而過。其則則一耳。○雲峰
胡氏曰。西銘亦曰。民吾同胞。曰。皆吾兄弟。但自乾父
坤母說來。句句是說理。而分殊。子夏曰。四海皆兄
弟。似近乎理之一。至曰。何患乎無兄弟。則不知有
分之殊矣。此集註所以欲讀者不以辭害意也。

子張問。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
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譖。陰反。愬。蘇路反。

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如字。又。漬而不驟也。譖。毀
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
剝床以膚。切近災者也。易剝之六四。剝床以膚。以
之寃也。毀入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
之。淡矣。愬。寃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
之。暴矣。宋子曰。譖是譖人。是不于己底事。纔說得驟
來。不覺。愬是愬己底事。纔說緩慢。人便不將做事。
須是說得緊切。要忽然間觸動他。始被人罵。便說被
人打。被人打。便說被人要殺。蓋不如是。不足以觸動
他也。○齊氏曰。水之潤物。其浸以漸。在游揚以誣善

○蔡晉江劄記云明裏面便有遠意。但以此最難察者而能察之。故重贊其遠。以致才寬。或以明則遠。不明則蔽。於近員及覆。三言。蓋泥註而未得其意者。

○太甲中蔡沉註惟思也。思明則所視者遠而不蔽於近。

者曰浸潤之譖。膚受。因刺痛痒立見。一者難察而能故。故以切也。利害之言曰膚受之愬。一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指可謂明而不蔽於近。指可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所界以致丁寧之意云。○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陳子曰若事本非實而譖者遽然。極足。以惑人矣。故以此二者之相為反對。而互言若見其事變之不同。而明無不照也。○慶源輔氏曰浸潤

膚受皆以巧譖而行。其譖愬者也。然使之不行。則非既明且遠者。有所不能。子張之為人。務外好高。於事必有忽畧自足之病。而無深潛縝密之功。平日不過觀其皮毛意象。以為有得於人情之細密。事理之精微。則未必能察也。故夫子因其問明而姑舉一事。以告之。使其反諸身而知有所戒矣。○蘇氏曰譖愬之言。常行於偏僻。而隘迫者。蓋有所聞而忿心應之也。明且遠者。虛以察之。則不旋踵而得其情矣。○雙峯饒氏曰浸潤者。其來舒緩。膚受則其來急迫。一緩一急。緩則不服。覺急則不暇詳。一覺一覺。要詳覺與詳是兩事。集註以蔡學包之。因子張之失而告之。其失果在何處。蓋必者。料想之辭。子張是簡易。疑易信底人。易疑生譖。易信生愬。○鄭氏舜舉曰善形容。小人之情狀。無若聖人之言。凡譖愬者。使其正言。則人人皆識之矣。惟其便僻側媚。入人。以漸。雖智者或不察也。

○蒙引云夫子三言有富而教之之意。

○存疑云是時兵食尚在國倉廩是民間倉廩。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言倉廩實而武備脩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

叛也新安陳氏曰民信之矣以效言之民所以信之之本則孔子未之及所以朱子推本而以教化

行言之如子施信於民與國入交止於信皆是也兵食既足然後施教而化行民斯信之矣非謂止足食足兵民便

信之也是事勢危迫致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下同

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

○吳省菴引躍云信與兵食一時俱施出去的非是兵食足後方施信於民但兵食既足教化乃行得而民信於我矣

○溫公曰信者人君之本實也國保於民民保於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者不欺四隣善為國者不欺其民善為家者不欺其親不善者及之云云昔者桓公不莊曹沫之盟

晉文公不負我原之利魏文侯不棄原人之期云云昔文公將與楚戰謀於舅犯曰彼衆我寡奈何對曰戰陳之間不厭詐偽君其詐而巳雍季曰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難復文公曰善乃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及勝而行爵則先雍季而後舅犯曰舅犯言一時之權雍季言萬世之利仲尼聞之曰文公之謂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經

有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

無以自立問是民自不立是國不可立宋子曰是民

信則相守以死無信則相欺相詐而臣棄其君子棄其父矣

不若死之為安宋子曰安字極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

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窮

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慶源輔氏曰非於理有所見而

必欲究其精微之蘊者不能如此問非據理之極而於膠鬲肯綮之際如燭照數計無纖毫之疑者不能

○蒙引云兵食民賴以生之物信則民賴以生之理也

論語大全

卷之十一

三十三

如此也

愚謂

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

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

所得而先也是以為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

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宋子曰此只因足食足兵而後民信本是兩項事子貢却做三

項事認了信字便是在人心不容變底○制田里薄賦斂使民有常產而不失其時則倉廩實而足食矣

比什伍時簡敘使民有勇而知方則戎備飭而足兵矣有是二者則民以信事而無欺詐離叛之心所謂民信之也問兵之可去何也曰食足而民信則民

親其上死其長如子弟衛父兄手足捍頭自可制挺以撻堅利矣必不得已而去則兵或可無也問食之

可去何也曰以厚言之則食為先以理言之則信為

重蓋死生常理人所必不免者若民無信則失所以

為民者而無以立乎天地間是以必有以使其民無

食以死而不失其尊君親上之心則其政之所以得

民心而善民俗者可得而言矣○南軒張氏曰生則

有死人之常理至於無信則欺詐相奪無復人理是

重於死也夫食與兵固為急務然信為之本無信則

雖有粟而誰與食雖有兵而誰與用哉○勉齋黃氏

曰夫子初答為政之先後也再問復告義理之輕重

也所謂民信至此而後民有以全其信也非謂至是

論語大全

卷之十一

三十四

而後方施信於民也然則教民以信其可一日緩乎

○覺軒蔡氏曰五常之信猶五行之土民無信不立

猶物無土不生為政固以兵食為先而兵食亦以信

而立子貢兩發必不得已之問直窮到底以見信之

尤重於死而不可頃刻無也○雙峰饒氏曰去食去

兵是處變之道如忽然水旱之餘食有不繼猝然寇

難之來防禦不及然後可去若為政常法如何可使

兵食不足三者俱全處事之常。二者可去處事之變。蓋兵食外物容有時而可無信是本心之德故無時而可去。○問古者藏兵於農兵非不足也。三年耕有一年之積九年耕有三年之積食非不足也。孔子謂足食足兵豈亦後世富強之術歟。齊氏曰考井田之法周人常以其地容三百五十萬四千夫養七十五萬卒夫以無事而耕者言卒以農隙教以備有事者言夫無事則並隸於司徒有事則隸於司馬也。大率是以五夫養一卒足食即所以足兵也。民信之矣。信其有養有教使民勇且知方而真可以敵王所愾也。愾苦槩反怒也。敵王所愾四字出左傳雖曰三者其實只是一事。天下未有食足而兵不足食足兵足而民不信者也。子貢再問而孔子曰去兵非去兵也。食足而民信則民固皆兵也。子貢三問而孔子曰去食苟爭於民則雖緩急之極而亦終不忍以飢寒去也。然則亦非去食也。甚言其不可以無恩交義結之素。

○雲峰胡氏曰集註於信字先謂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是處常而不失信。未謂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是處變而不失信。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為此言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

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厚齋馮氏曰鄧析謂

一言而非駟馬弗追。弗及蓋出於此。

○棘姓之後為棗氏。文从東。東音刺。棗亦重喬。低者為棘。棘小棗名。○鄒嶧山折衷云子成之意乃崇本抑末之意。故曰君子然意雖厚而言則病。今雖駟馬不能追其舌矣。蓋甚形容言之一失而不可復救也。合夫子以下。是借意。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鞞皮去上聲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

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慶源輔氏曰有

質斯有文有文須有質不可相無皮譬則質也毛譬則文也皮毛俱在然後虎豹犬羊可辨文質兼存然後君子小人可明若盡去其毛獨存其皮譬則盡去其文獨存其質爾如是則虎豹犬羊之貴賤君子小人之賢否皆不可辨矣

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不可辨矣

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不可辨矣

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楚宜胥失之

子貢曰棘子成全說質固未盡善子貢全說文以矯子成又錯若虎皮羊皮雖除其毛畢竟自別事

○虎孕七月而生故首尾長七尺其毛文斑豹似虎其文圓如錢豹一名程列子程生馬註云豹也○衍明云註君子小人以衍言又云虎豹喻君子木羊喻小人○蒙引云君子小人無以辨君子謂賢士大夫小人謂野人也兼德位言夫子之說君子也此君子只以其言意近厚而言是以德言○君子質而已矣此君子皆以德言與集註不同○高中玄曰君子非孔子言次夫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與孔言何甚異者而晦翁但見言出子貢便加譏駁乃似出向背之偏學者不可不察也蓋聖賢立言有正論之者有較量而論之者然則師愈曰過猶不及此正論之者也禮志其奢也寧儉此較量而論之者也奢儉皆失中就失中而論之與其奢也寧儉可也若論正理則過猶不及及不及不可儉亦不可矣故易以用過乎儉為小過非謂無過也但與其有太過無寧有小過也未可即

子貢之言為非也

體不同使一箇君子與一箇屠販之人相對坐並不以文見畢竟兩人好惡自別大率固不可無文亦當以質為本如寧儉寧威之意○問棘子成之言與夫子之答林放何異而子貢非之若是耶曰夫子之言權衡審察而詞氣和平蓋未始以文為可盡去也若于成則詞氣矯激而取舍則過中矣其流之弊將必至於棄禮滅法如西晉君子之為者故子貢惜其言之失而力正之也曰何以言子貢之言有弊也曰子成之說偏矣而子貢於文質之間又視之而無本末輕重緩急之差焉則又矯子成之失而過中者也蓋立言之難如此自非聖人孰能無所偏倚而常適其平也哉○雙峰饒氏曰此章當作三樣看棘子成之意欲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子貢之意則以為文質相等集註則謂質為本文為末本則重末則輕然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其流將有棄禮滅法之弊文質相等則不分本末而無所重輕故集註謂棘子成

質相等等則不分本末而無所重輕故集註謂棘子成

與子貢胥失之。○雲峰胡氏曰子成之言固失之。然子貢曰文猶質質猶文猶字無本末輕重之差亦豈所以論君子必如夫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斯言無弊矣。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詞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

用也。齊氏曰稱名者庶人對君之禮孔子嘗為大夫故止稱姓。

有若對曰盍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

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新安陳氏曰以通力均收大

○蒙引云稱有若者君臣之詞於天子則稱孔子而不名君師之分俱要有也齊氏以孔子嘗為大夫只稱姓而有若只為庶人故稱名此說意度之非其說亦淺近難通且孔子雖為大夫非人臣乎。
○披良公十一年十二年皆有齊警此所以年飢而用不足但謂公之意欲加賦恐未然魯自宣公稅畝時已加賦了豈有更加賦之理只是值年飢適苦民貧賦不能出而國用有不足故問於有若意必有委曲婉轉之處權宜通變之術於年飢民貧之時能使賦無突而用有賴耳。
○蒙引左傳曰藉者借也民之田穀出共公者不過取所借之田欲以豐民之財故不多稅也十共有

溝八家同井遂畝十取其二者註云又履其餘畝而十取其一也蓋是於十畝一之外復遂畝取其二合之亦為十取其一通前已取其一算來便是十取二云。

○穀梁傳曰履畝十取一疏曰何休云宣公無惠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治公田故公家履踐案行擇其善畝穀最好者稅取之故田履畝徐邈以為除法公田之外又稅私田之十一也。

傳稱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則徐言是也。

○講述云徹法兼貢助二法貢法十中取一助法十

外取一註只云君得其一民得其九者非專言貢亦言其大率耳。

○講述云二什二也魯有履畝之稅什一外又逐畝

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向溝共井之說詳為國之註下。○采子曰徹是八家皆通力合作九百畝田收則計畝均分公取其一如助則八家各耕百畝同出方耕公田。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此助徹之別也。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公田之則為什而取一矣。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什取其一遂以為常故曰初左傳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故曰藉稅不過此過此則非禮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曰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講述云二什二也魯有履畝之稅什一外又逐畝

各取其二是什二也公欲加賦於什二之外有若要他行什一之法即稅賦猶當重之故哀公曰什二猶不足加之何其什一

二即所謂什一也公以有若不喻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溪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下同為人上者所宜

淡念也宋子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百姓既足不成坐視其君不足亦無此理蓋有人斯有

王有王斯有財若百姓不足君雖厚斂亦不濟事○勉齋黃氏曰君孰與不足但言民既皆足矣則君雖不足無入與君不足者無入與君不足則當竭力以奉其上矣何不足之患哉君孰與足言民既不足矣

○經界者溝塗封殖之界經緯錯綜直者為經

○蒙引井地均以民之所藉田言穀祿平以君之所取稅言軍國如言千乘之國以軍計也○軍國之需如朝覲會同之費祭祀兵革之供須賞往來之給人君飲食服御之用皆以是為準而節其用度

○法言第一什一天下之正也多則桀寡則貉公羊曰多乎什一木柴小柴寡乎什一木柴小柴○貉師古曰在東北方三

則君雖獨足無人與君足者無人與君足則君亦安能保其足哉○新安陳氏曰節用則薄取而有餘民之富即君之富也後用則盡取而不足民既貧君誰與守其富哉當公稅畝後哀公加賦經傳無聞行言

之利博哉○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須皆量是以為出焉故一徹而

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

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見楊

子法言本出孟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

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雙峰饒氏曰征斂無藝則

韓之屬○張子厚也命華
齋之表流荒之務語不特
於論其地不被乎正朔

下困費出無又惡平知平盜徹之當務而不為迂乎問
經則上困。又惡平知平盜徹之當務而不為迂乎問
公之不足非不足也。作取其二不歸於公室而歸於
三家也。雖徹而何補於哀公之不足耶。宋子曰。徹法
行則自二夫百畝等而上之。士大夫卿各有差等。以
至於君什卿祿之制。皆可以次策。而舉不惟野人之
井地均。而君子之穀祿亦平矣。○慶源輔氏曰。哀公
欲加賦。惟末是圖也。有若欲徹。反本之論也。以私意
而觀目前。則反本之論為迂。而圖末者。有一旦之效。
以理而觀於長久。則一旦之效。適重後日之憂。而反
本之論。實經久之利也。末流之弊。愈求諸末。不至於
覆亡不止。古今一律耳。○鄭氏舜舉曰。民之財。即上
之財。民之力。即上之力。車乘民所出。芻粟民所供。板
幹力役。民所為。能寬其稅斂。則民得遂其生。而出力
以供公上者。必眾。何患其不足也。不然。室家離散。甲
萊荒蕪。上何所取。以足用乎。○厚齋馮氏曰。古者什

○蒙引德者心所得感者
心所蔽也。崇德積善而高
也。辨惑者。其蔽也。不曰
惑。而曰辨惑者。必有以
辨之。然後有以莅之。今之

取一以給公上。而征役城築。皆民自備。上止出令。而
已。故民足。則君足。後世盡取而歸之公上。故民雖不
足。而君亦未嘗得足。哀公十一年。十二年。皆有蠶連
年用兵於邾。又有齊警。此所以年飢。而用不足也。有
若乃告之以徹。此儒生之常談。而世笑之。以為迂濶
者也。然有國者。足食以稅。足兵以賦。夫魯之兵甲。已
數倍於古。季孫以兵不足。而欲用田賦。故夫子曰。有
周公之典。在魯之稅。已加倍於古。哀公以一猶不
足。而欲加稅。故有若對曰。盍徹乎。是知有若之講聞
於夫子者。有素也。○勿軒熊氏曰。按論語。有若之言。
凡四章。一言仁。一言禮。一言信義。皆為學之
大本。一言徹法。亦為政之本。經體用具矣。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而子張樊遲皆以為

惑者只為不辨而不自覺耳。使能辨之何至於惑。○人之進德必先立箇本心。了然後就事上處。要合義方能崇德。如孝弟必先立箇孝弟底本心。有愛親敬兄之本心。則大本有立。然後求其所謂孝弟者。若何而為溫清之宜。若何而為定省之節。若何而為恭敬遜順之宜。求合宜便教合宜。求十分合宜便教十分合宜。則日得其所。未得矣。合是二者可見德崇饒氏謂忠信是德。從義是德崇不可說也。

問也。宋子曰。胡氏以為或古有是言。或世有是名。而聖人標出之。使諸弟子以為入道之門戶也。其說得之矣。曰。主忠信。從義之所以為崇德何也。曰。主忠信則其從義也有地。而可據。能從義則其主忠信也有用。而日新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德之所以日積而益高也。○主忠信。主字須重看。喚做主。是要將這箇做主。從義是自家一事。未及是義。遷徙去。那義上見得。又未甚合義。須與徙去。令都合。且義主忠信。且先有本領了。方徙義。恁地便德會崇。若不先主忠信。即空了。徙去甚處。如何會崇。主忠信而不徙義。却又固執。○主忠信是剗脚處。徙義是進步處。漸漸進去。則德自崇矣。○忠信是箇基本。徙義又是進處。無基本。徙義不得有基本。不徙義亦緣何得進。○南軒張氏曰。不主忠信。則無徙義之實。不能徙義。則其所主者亦有時而失其理矣。一者益必相須。然後德之所以崇也。○陳氏曰。主忠信則存無不誠。而本以立。徙義則動

○蒙引云。上一句欲其生。死字重下。二句既又字重。○註云。則感矣。又云。則感之甚也。兩句只都在是感也。二句內。註如此區別也。見得本云。四句有兩截意。

愛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感也。

惡去

極言其愛之甚

極言其惡之甚

愛字與惡字皆無不人入

不曰亦感而已是感也蓋知此是感則知所以為感矣

無非理而行以進互而言之能主忠信則所徙者溥博淵泉而時出能徙義則所主者篤實光輝而且新此德所以日新而高自有不容已者。○雙峰饒氏曰。本如屋之有基。日新如土培其基。日至於高也。忠信是德。徙義是崇。徙義者今日所為。未是明日見得。今日未是處。便從不是處。遷入是處。愈遷愈高。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感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感之甚也。宋子曰。溺於愛惡之私。而以彼之生死定分。為可以隨己之所欲。且又不能自定。而

一生一死交戰於胸中虛用其力於所不能必之地而實無所損益於彼也可不謂之感乎。○南軒張氏曰推此一端則凡欲之而妄者皆惑也。○問辨惑向不教之以辨之之方。○雙峰饒氏曰使知其所以惑者在此是即所謂辨也。○齊氏曰崇德屬行辨惑屬知。○新安陳氏曰欲人死意子張或有此蔽故因高之果能主忠信以立積德之基從義以為進德之地則德日進於高明而所見亦高明於以辨惑何難之有况欲人死死又感之易辨者也。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

○李云就在此外有何不引來證其意耳何必字字明白宋儒解書病在大明

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竝為仁矣則非誠善

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以此。慶源輔氏曰誠善主忠信之事補過從義之事不蔽於私辨惑之事堂堂難與竝為仁蓋務外不務內者故告以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史記世家季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于乾侯魯亂孔

○子張為堂堂注堂堂容儀盛也

○人物考云齊景公名杵臼莊公異母弟也

此言見政久倫為本

子適齊為高昭子
家臣以通乎景公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

南軒張氏曰為政以序彝倫為先彝倫不

叙則節自雖繁亦無以順治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彝倫所為叙也雖堯舜之治亦不越乎此貴於盡其
道而已○慶源輔氏曰此三綱之
大者故以為入道之經政事之本是時景公失政而

大夫陳氏厚施於國

左傳昭公三年晉少姜卒以
齊女晉侯娶焉齊侯使晏

嬰請繼室於晉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寡叔向
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故弗知不知其他齊
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音亮
豆區焉侯反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四

○衍明云政之為道不在
絕綱而在倫理太子之言
雖為景公而發其笑政之
大本也

○湛草泉曰政者正也所
以正人倫也典禮命討政
事也皆所以正人倫也○
君臣父子雖並言實重在
君父上君為臣綱父為臣
綱

○孔安國曰當此時陳恒
制齊君不君臣不臣故以
此對也

豆為區區十六升四區為釜釜六十四升登成也釜

十則鍾六斛四斗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登

加也謂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

為釜以家量貧而以公量收之貧厚而收薄山木如

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賈如在山海不加

貴民參其力一入於公而衣食其二言公重賦斂公

聚朽蠹而三老凍餒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者不見

養遇國之諸市履賤踊貴踊則足者履也則足者多

故踊貴民人疾痛而或燠於位反休虛位反之燠休

痛念之聲謂陳氏也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

欲無獲民將焉避之○二十六年齊侯與晏子坐於

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景公自知德不能

久有國故歎也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

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

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

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後世若少情陳氏

○路寢君之止寢也林

而不區則國其國也。已。公曰：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守常業，士不濫，不失職，官不滯，信慢也。大夫不收，公利不作，福。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景公又多內嬖。臂閉而不立太子。左傳哀公五年齊燕姬景公夫人生子不成而死不成未冠也諸子鬻奴之子，茶嬖諸子，庶公子也。鬻奴，景公妾，茶，安孺子。諸大夫恐其為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聞音，閉於憂虞，則有疾，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景公意欲立茶，而未發，故以此言塞大夫請公疾，使國惠子名夏高昭子名張立茶，實羣公子於萊，萊，齊東鄙邑。秋，景公卒，冬，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皆景公子。在萊者六年八月，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而立之，是為悼公。公使朱毛遷孺子茶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

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

陳氏弑君篡國之禍。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五世孫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

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本陳氏改為田氏，宗族益強。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茶。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高昭子以茶為太子。景公卒，兩相國高立茶，是為晏孺子，而田乞不悅，欲立景公佗子陽生。陽生素與乞歡，晏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

○衍明云信如字有釋思而得之意。
○雖有粟二句見必至於危亡也。粟字只大槩說不必拘拘在天祿上說。陽明云吾得而食如云食不下咽之意亦妙。

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殺之惠子
奔莒晏孺子奔魯田乞使入迎陽生至齊遂立陽生
於田乞之家是為悼公乃使人殺孺子荼田乞為相
專齊政四年田乞卒子恒立是為田成子鮑牧與悼
公有隙弒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為簡公田恒與
監止一作闕止俱為左右相田恒心害監止監止幸
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恒復脩釐子之政以米斗
出貸以米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芣歸乎田成子
田恒擊殺監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遂弒簡公於徐
州恒立簡公之弟鸞是為平公田恒為相言於平公
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
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於田恒於是盡誅鮑晏
及公族之強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邪自為封
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恒卒子襄子盤代立襄
子卒子莊子白代立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田和遷齊
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康公之十九年田

和立為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太公和立二十一年卒子
桓公午立六年卒子威王因齊立二十六年自稱為
王以令天下
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

以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
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
於亂也問景公審能悅夫子之言而繹之則如之何
宋子曰舉齊政而授之夫子則君臣父子之
倫正之有餘矣惜其不能而齊卒於亂也雙峰饒
氏曰就景公身上言則景公自不能盡君之道致
其臣陳氏厚施於國自不能盡父之道致內嬖之多
而不立太子故楊氏云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
反求其所以然者是說景公不能反之於身以盡君
父之道也厚齋馮氏曰聖人之言各當其分而萬

世無弊信斯言也。謂君則君，臣則臣，父則父，子則子，亦可也。謂君君，則臣臣，父父，則子子，亦可也。○雲峰胡氏曰：履霜，堅冰至，景公不能謹其幾於先矣。雖善夫子之言，何益哉。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折之舌反。與平聲。

片言，半言折斷也。宋子曰：半言辭未畢，而人已信之也。○胡氏曰：折者折，而

二之也。治獄之道，兩辭具備，曲直未分，混為一區，及乎別其孰為曲，孰為直，判然兩途，所謂折也。子

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慶源輔氏曰：忠信者，折獄之本，明決者，折獄之用。徒明決而不忠信，則無以平於平昔，徒忠信而不明決，則無以斷於臨時。○覺軒蔡氏曰：忠信所以立於中，明決足以昭乎外，忠信則人不忍欺，明決則人不能

○黃葵峰曰：片言猶一言，耳以見不待多言也。折斷也，使但折而分之判，而二之則夫人可能也。不必曲也。此言陰折李氏不臣之心，折字同，言斷絕其志念也。蓋獄者兩辭具備，其志各欲求逞，今一言之下，斷有以屈服其各逞之心，斷絕其求逞之志，蓋聖人是非曲直惟一，剖決之間，咸委然聽受，靡然帖息，惟由能之。○蒙引云：折備是判，其執曲執直而兩開之，此所謂折也。謂剖而二之也。折字最有意義。

○存疑曰：子路無宿諾，此片言折獄之本也。即註忠信明決，意蒙引曰：踐言而不欺者，忠信也。急於踐而不濡者，明決也。○蔡氏曰：忠信則人不忍欺，明決則人不能欺，故人自信而獄可執。

○要義約也。

欺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

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形。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

者，由其養之有素也。慶源輔氏曰：片言折獄，非可以取辨於言也，所以養其言之所

自發者，必有其素，而人之信已在於未言之前也。○尹氏曰：小邾射，射音亦。

夫以句繹，亦地名。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

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

○孟子萬章篇云：不藏怒焉，不宿怨焉。○孔安國曰：宿，猶豫也。子路篤信，臨時多故，故不

○程明道曰：宿，謂豫也，非一宿之宿也。

○慶源輔氏曰：片言折獄，非可以取辨於言也，所以養其言之所

自發者，必有其素，而人之信已在於未言之前也。

○尹氏曰：小邾射，射音亦。

夫以句繹，亦地名。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

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

○在預註云成也

○蒙引云此与大学所引同

○林次崖曰大宰傳有解註正其本清其源即大畏民志意

於人可知矣左傳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日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于路離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日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

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勉齋黃氏曰不惟可以通天下之務而又可以釋天下之疑苟無忠信誠懇之心以蒞之則吾心膠擾昏惑既無以察人之情偽吾以詭御彼彼亦以詐應之又安能片言而服人哉故片言折獄而實之以無猶諾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

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為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

見形何聖人不以聽訟為難而以使民無訟為貴南

張氏曰夫人之所以至於爭訟者必有所由而能於其本而正之則訟可無也記者以此承上章有以見仲由之道為未弘也○新安陳氏曰聽訟者決民之爭無訟者躬行化民而民自不爭無訟可聽非禁之使然默化潛孚若使之耳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

○程竹山曰凡人初政未有不由善只要有常又須有真定之心始得若無實心不過粉飾未有不倦者且勢行不遠不遠不倦故二

者亦相因不倦者必出於忠不忠斯倦矣。

○蒙引云。一之字同皆指政言政不列乎教養常存教入養入之心而始終無間者無倦也蓋人之常情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也。

表裏如一

朱子曰居之無倦在心上說行之以忠在事上說居之無倦者便是要此心長在做主不放倒便事事都應得去行之以忠者是事事要著實故集註云以忠則表裏如一謂心裏要如此便外面也如此事事靠實做法也。○行固是行其所居居是常常恁地提省在這裏若有頃刻放倒便不得

新安陳氏曰居如居敬之居存諸心立其本也。行如行簡之行發於事達諸用也。

○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

此慶源輔氏曰不曰不仁而曰少仁正與曾子然而其少仁故慘怛之意不足而無誠心愛民也。○新安陳氏曰少仁或謂其味仁或謂難與並為仁可見矣政以治民故以少仁言其政之無本以無愛民言其政之不足於用無誠心其病源也不息之謂誠始如

是終不如是則非不息之誠矣不欺之謂誠表如是裏不如是則非不欺之誠矣宜夫子以無倦以忠藥子長之病也。○雙峯饒氏曰此論為政之心不說為政之條目若為政之條目子張想已熟讀而知之矣。○陳氏用之曰孔子於子張兼無倦與忠而教之若子路則教之以無倦而已。○厚齋馮氏曰子路見於有行慮其不能繼也子張多浮少實易於始勤終怠故竭兩端而告之。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重出已見雍也篇但彼有君子二字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獎勵以成其事也雲峰胡氏曰誘掖以迎之於未成之先獎勵以

○詩誘掖在誘在前導掖在後

○講述云誘是以言開導之掖是以身扶持之獎是許所已能勸是勉其所未

作之於將 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成之際 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胡氏曰所存以情言君子存心本於厚故待人亦厚而惟恐人之不厚也君子之所好在於善故已有是善而亦欲人之趨於善小人之所好在於惡故已有是惡而亦欲人之濟其惡 ○南軒張氏曰君子充其忠愛之心於人之美其樂之如在己也從而扶持之又從而勸獎之惟欲其美之成也於人之惡則從而正救之正救之不則則哀矜之惟患其惡之成也若小人則以刻薄為心華人之有過而疾人之勝已非徒坐視其入於惡又從而濟之非徒欲其美之不成又從而毀之君子小人之所操存未嘗不相反也 ○勉齋黃氏曰小人成人之惡謂迎合容養以成其為惡之事也不成

○虛矣云政者正也正之一字主在正人然正入与治人不同必正己以正之 ○吳無障曰上下交相畏者也有畏其下之心如所謂赫赫具瞻者然後下有畏其上之心如所謂有耻且格也孰敢二字可味与天畏民志意同 ○蒙引葉字從軍從木從世草木一葉上生二葉二葉相承猶人之父子相繼世也故曰葉 ○致九二字出左傳

人之美忌克詆毀使不得成其善也 ○鄭氏舜舉曰君子視人之善猶己之善故開導誘掖以成之視人之惡猶己之有疾故規戒掩覆以正之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

孰敢不正

○講述云康子問政意在正人夫子答之里在正己

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入者 慶源輔氏曰政之以正己者正入也己不能正焉能正入哉 ○新安

陳氏曰此以通行之理言圈下以當時之事言 胡氏曰魯自中葉 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

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憂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

改三家之故故謂從前所為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

也冥氏曰書曰表正萬邦上者表也下者影也表正則影正矣政之義無切於此論語記康子問政者

二章問惠盜使民各一章夫子答之皆使之反躬非治而巳蓋道理不越如是此外更無別法也○雲峰

胡氏曰集註釋為政章政字實本於此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主之不欲雖賞

之不竊

○孔安國曰欲情慾也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

慶源輔氏曰上者下之倡在上者不貪欲則民之視之亦知以是為貴矣民知以不貪欲為貴則雖賞以

○張橫渠曰欲生于不足則民盜能使無欲則民不為盜假使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子必不竊故為政者在乎足民使無所不足不見可欲而吝心息矣○朱子曰如橫渠說是常而以季康子比之聖人氣象和本不如也噫廣○蒙引云季氏竊桓盜於國也康子奪嫡盜於家也此便是魯之大盜何以責民之為盜○孫淮海近語云坑此可見民之為盜欲心使之也又可見君之所欲即民之所為也

誘之使為盜竊而其心愧恥自不肯為之矣尚何盜之患哉所謂雖賞之不竊乃假設之言以見民之必不肯為也

○胡氏曰季氏竊桓盜魯國桓康子奪嫡民之為盜固其所也蓋亦反其本邪俗作耶孔子以不欲啓之其

旨深矣奪嫡事見形何春秋傳左傳哀公三年季孫有疾命正常桓子之

寵臣曰無死欲什以殺事故初令勿從已桓子之

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南孺子季桓子之妻若生男則告公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康子名肥季孫卒

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國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

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退讓位也公使共劉魯大夫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討殺者召正常正常不反畏康子也○厚齋馮

退讓位也公使共劉魯大夫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畏康子也厚齋馮

氏曰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欲心一萌非其有者必將取之嫡位可奪也國政可奪也民獨不為盜乎○雲峯胡氏曰盜生於欲康子魯之大盜也夫子答其患盜之問不直曰苟于之不盜其辭婉而意深矣上下三章當通看不欲正也欲善亦正也使康子移其欲利之心以欲善民豈特不為盜而且皆為善矣此所謂帥以正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

子曰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

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焉於

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上之作

○康子凡日本文欲善民
○康子而字集註用則字曰
則便有等待日而全無間
隔此毫釐之辨
○徐玄扈曰德字虛看善
德也惡亦德也善不爵
則及惡德
○蒙引云君子之德能感
政曰風小人之德應上所
感者也故曰草
○草百卉也字本作艸象叢生之形江淮之間曰蘇關西曰草南楚江湖之間曰卉木植三百六十極為
長草植三百六十著為長凡草木側生禽獸橫生惟人順生故草木無知禽獸有知而不害人無不知

尚加也偃音也南軒張氏曰在下者志在於殺則

惡乎欲善之心純篤發見於政教之間則民將率從

不變如風之所動其孰有不從者然則民之所以未

之從者則吾欲善之誠不篤而已○汪氏曰康子欲

殺惡人以成就善人夫子則欲化惡人以為善人意

謂上之所欲者善非特不待於殺且化惡為善矣集

註以乎則字代本文而字而意深切著明最宜著眼

味○尹氏曰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

從以言教者訟二句見後漢書第五倫傳而况於殺乎西山真氏

善為上者以善迪之未有不趨於善者○厚齋馮氏

曰康子三問雖非必一時之語然其意蓋相屬也夫

○民教而變猶草應

子以清冷之水沃之。有
人心者，宜於此焉。終矣。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也。宋子曰：其在

邦也，事上則獲乎上，治民則得乎民，其在家也，父母

安其孝，兄弟悅其友，凡吾之見於行者，莫不通達而

可謂之達矣。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簡之意，故反詰之。

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存疑云：披達是行無不得，聞是名譽著聞，行無不得者，自然有名譽，名譽著聞者，未必行無不得，此其不同也。

○申甫曰：聞者自外有聞也，從耳邊來達者自內此達彼也，由心中出聞達二字，字義認得透，便曉得誠偽。

○姚承菴曰：達者足此而通彼，聞者空而聲外，本來自別，而所以別處在質直與色取仁上。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名譽著聞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

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謹言之。雙峯饒氏曰：聞是求聞於

人，達是人自信已。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

達，在家必達。夫音扶，下同。

○蒙引云：質直以心言，好義以事言。

○蘇紫溪兒說云：上言質直好義而下言仁，皆一理也。仁者夫理質直者存此

也。仁者夫理質直者存此也。

天理而無所枉也。是內之仁也。好義者。行此天理而無所累也。是外之仁也。

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思以自牧。皆自脩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脩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慶源輔氏曰。主忠信。實直也。所行也。審於接物。察言觀色也。思以自牧。慮以下人也。此豈求人知者之所為哉。然德脩於己。而人自信之。則行於邦家者。自然無所窒礙矣。○朱子曰。實直只是無華偽質。是朴實直。是無偏曲。○實直好義。便有觸突人底意思。到得察言觀色。慮以下人。便又和順仔細。不至觸突人矣。慮謂思之詳審。常常如此。思慮恐有所不知覺也。聖人說話都如此。周徧詳密。○實與直是兩件。質就資性上說。直漸就事上說。到得好義。又在事上直。固是一直做去。然至於好義。則事事區

處要得其宜。這一項都是詳細工夫。○察人之言。觀人之色。乃是要驗吾之言。是與不是。今有人自在已意。說將去。更不看人之意。是信受他。還不信受他。如此。則只是自高。更不能謙下於人。實去做工夫也。大抵人之為學。須是自低下做將去。纔自高。便不濟事。○察言觀色。只是察人言。觀人色。若照管不及。未必不以辭氣加入。此只做自家工夫。不要人知。既有工夫。以之親。則得乎親。以之君。則得乎君。以之友。朋友而朋友。信雖蠻貊之邦。行矣。此是在邦在家。必達之理。子張只去聞處著力。聖人此語。正中其膏肓。實直好義等處。專是就實色取仁。而行違。專是從虛。○雙峰饒氏曰。實直忠信。底人固難得。但亦有直情徑行。不去隨事裁度。而所行容有不合宜處。故忠信又要合義。察言觀色。慮以下人。是一件。事子張常愛居人上。故告以謙退詳審之意。

夫聞也蒼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

聞行去聲

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音佩之又自以為是而

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

實德則病矣宋子曰聞者是箇做作底專務放出外

務實而專務外居之不疑便是放出外而收斂不得

只得自擔當不放退此其所以駕虛名而無實行也

○色取仁而行違不惟是虛有愛憐之態如正顏色

○牛春守日色取仁而行
違亦不是色取仁而所行
實背之說若所行實背
求且不可欺况邦人乎蓋
違乃違心之違外見取不
仁的模樣而所行實違其
了本心如所謂居之似忠
信行之似廉潔非之無辜
刺之無刺是何等色取仁
處乃其心却是欲開然媚
世以徵重名厚利也是外
面所行的全与本心不相
符合故謂之行違耳居之
不疑即是又假不厭惡知
其有處連自家也不竟認
假為真了何況別人所以
掩飾得周映得過一世的
人而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加人子張平日是這般人故孔子正救其病此章太

意出不得一箇是名一箇是實呂氏謂德乎於人者

必達矯行求名者必聞此說却好○慶源輔氏曰使

其色取行違而中不安焉則務實之心猶未盡喪也

惟其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見其專務於名大名

生於實則名亦何害惟無實而徒有虛譽則驕矜之

意日生而進脩之力日怠矣二者雖若相似然所行

通達者名譽自然著聞各譽著聞者所行未必通達

其實有不同如此○雙峯饒氏曰色取仁之色與觀

色之色不同觀色專主顏色言色取說得濶凡發出

來可見處皆是色色者見於外行者行於已見於外

者皆似合於仁檢點他行已處却不實只是欺人而

已居之不疑示人以不疑也此乃求名之人要入信

已故自居之不疑若自居於疑又誰信之○齊氏曰

以質對色則一真一假以直對違則一順一逆質直

者內有餘而外自亮色取仁而行違者外若有而內

實無也○雲峯胡氏曰聞者病在取字凡物在外則

可取仁者吾心之所固有若曰

程子曰學者須是

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

下同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本抵為名為名與為

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慶源輔氏曰程子

謂切當為吾之未能事親也故學事親為吾之未能
事長也故學事長為吾之未能正心誠意也故學正
心而誠意為吾之未能齊家治國也故學齊家而治
國是之謂務實務實而學則其脩為之誠踐履之功
循序而進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欲吾之有
孝名也故勉焉以為孝欲吾之有忠名也故勉焉以
為忠欲吾之有廉名也故勉焉以為廉欲吾之有信
名也故勉焉以為信是之謂務名務名而學則惟欲

其名之有聞而已所謂大本即實理也實理根於性
具於心要在反求而自得學有向近之名之意則失
之矣為名而學則是偽者謂其不循實理而驚外妄
求也為名雖若清為利雖是濁然一有為之之意則
便是利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
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
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况後世乎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

乎而去聲之新安陳氏曰惡之隱乎外者易
聲見匿於心者難知乃惡之根也

○虛全曰崇德謹於為善也脩慝嚴於去惡也辨惑又明於其所蔽者而撤之也人雖能為善去惡然於性偏難克虛不免溺於其所蔽而有不自覺者故又當有以辨之言果能勉於

崇德脩德則惑亦庶乎其
可無矣又脩德辨惑亦皆
崇德分內事

○孫淮海近語下已之惡
丁一攻字極妙

○蒙引云一朝言其忿不
移朝暫時之忿也○忘其
身及其親一說忘身且
忘親也則及字與註不同
一說忘其身而與人闘以
至禍及其親此及字與大
傳辭不及矣之及如前說
則是忘其身與親耳

論語大全 卷之十二
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於為聲也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循德與

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

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慶源輔氏曰先難謂先從事

而不起計獲之心也夫為所當為本非難事然自學
者言之則自惰而勤自利而義其機生其勢矯非勉
強則有所不能故以為難也為其事者固必有其功
然方其為事之始而遽欲計其功焉則是利心也為

利之心至萌則其大本已失易盈易涸輕得輕喜尚
何德之可崇哉故必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不亟
不徐循吾理行吾義而已此所以德日積而不自知
也○朱子曰今人做事未論此事當做不該做且先
計較此事有甚功效既有計較之心便是專為利而
做不復知事之當為矣德者理之得於心者也凡人
若能知所當為而無為利之心這意思便自高遠纔
為此小利害計些小便宜這意思便卑下了所謂崇
德者謂德自此而愈高也○問先事後得莫是因樊遲
有計較功利之心故如此告之曰此是後面道理而
今且要知先事後得如何可以崇德蓋做谷做底事
便純是天理纔有毫計較之心便是人欲若只循
箇天理做將去德便自崇纔有人欲便這裏做得一
兩分却那裏缺了一兩分這德便消削了如何得會
崇聖人于言萬語正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已之惡
要人來這裏看得破

○家引曰如何辨惑如以一朝專時之忿不能寧耐忘之其身不顧遂至禍又及其親皆所不顧此豈非惑夫夫一朝之忿甚微而禍及其親甚大知此為惑則有以辨之懲其忿矣
○又曰近利則不能先事後得鄙略則不能攻其惡無攻人之惡粗猛則不能顧身念親而懲一朝之忿故夫子告以此三者

無所匿矣深子曰須臾了外面他人過惡只去自檢點方能自攻其惡若纔檢點他人自家這裏便疎心便寬了○慶源輔氏曰常情觀人則明自觀則暗責人則嚴自責則輕故惡常藏匿於心纔有心去攻人之惡則於己之知一朝之忿為甚微而禍惡便幽莽而不暇自治矣
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慶源輔氏曰人本無感惟為忿所蔽而不知利害之所在故惑益忿心之發易突尤而橫肆却不懲之於始則終或至於忘身及親此辨惑者所樊遲亦作狎鄙近利故告之以以當懲其忿也
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慶源輔氏曰近利則有計較之心而不能先事後得鄙則吝於責己粗則暴戾而不能○范氏曰先事後

○問仁問智平看愛人知人皆告以仁智之用使遲有所下手耳其實用平心

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悉井反已過而知人之過故愚不脩感物而易去聲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感之甚者也感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新安陳氏曰自治其惡與自懲其忿皆崇德所當為之事乃其目也○問子張樊遲問同答異何也宋子曰子張矜誇不實底人故告以收斂著實做工夫平日喜怒哀必有過當故告以欲及生死之事樊遲以請學稼圃及夫子答問觀之是鄙俗粗暴底人皆是隨其失而告之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上知字去聲下同

體上來二人字須含下枉直二意蓋合賢否邪正皆在所愛所知之中。
○一說牛春宇曰愛人便是德意皆偏處俱是仁知人便濼鑑精明處便是知不及作兩用可識其體說亦好

○吳省菴引躍云愛人知人分而言之屬仁一屬知合而言之知人乃所以愛人重知人上

○存疑云孝直錯梓智也使枉者直又不止於智矣夫子一語已包子夏之意子夏之言蓋發明夫子之旨

愛人仁之施知人知去聲下文知也知者言知仁知並同之務問愛人仁知之用聖人何故但以仁知之用告樊遲却不言以仁知之體宋子曰體與用雖是二字本末未嘗相離用即體之所以流行者也

樊遲未達

曾氏曰名幾字吉甫河南人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

釋故疑音耳者之相悖宋子曰愛人則無所不愛思自相反佩耳了故疑之知人則便有分別兩箇意思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反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

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宋子曰每常說仁知

辨別各自向一路惟是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方見得仁知合一處仁裏面有知知裏面有仁○愛人知人自相為用若不論直枉一例去愛他也不得大抵唯先知了方能頓放得箇仁聖人只此二句自包上下後來子夏所言皆不出此兩句意思所以為聖人之言也○雙峯饒氏曰樊遲問仁知是二言平說夫子亦平答之及再答以使枉者直二句方是串說仁知問夫子之言何獨歸重於知曰唯歸重在知然此心所以舉直錯諸枉依舊是從仁上發來蓋直者此心天理之公能舉直則是發此天理之公是亦仁也直枉專指人而言諸眾也謂眾人之枉者即下文選於眾之意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

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賢去聲見賢遍反

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又未嘗所以能使枉

者直之理未曉能使枉者直之兼言仁

子夏曰富哉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新安陳氏曰下言而該不知故曰富哉

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

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音遙遠如字

○講述云富哉言乎謂包之廣也子夏就悟得使枉者直是仁故曰富哉夫子之言不止言智下文因舉禹湯之事以明之
○湯子姓契之十四代孫名履稱天乙者商家世系之號也湯則當時臣民號之也湯之言湯也謚法除殘去虐曰湯或云湯者撥也據除不軌也湯壽百歲歲祚十二年則伐殷年八十有七矣○皋陶一名咎繇少昊之後其父大業娶少典氏女生陶於曲阜偃地賜姓偃舜以為士典獄封于皐皐陶其後裔商封於英六春秋魯文公五年楚滅六滅參滅文仲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註云皐陶字庭堅或云非也皐陶少昊之後庭堅高辛氏之

子六皐陶後參庭堅後也蓋皐陶後有舒蓼舒蓼偃姓參墟姓宣公八年始參墟滅荀子云皐陶之狀色如削瓜淮南子云皐陶瘠而為大理其裔世為理官逃難伊墟為李氏是老聃之祖也故後世謂伊墟為李云○伊尹名摯有莘氏女得嬰兒于空桑之地居伊水之上因以伊為氏長耕于有莘野樂道不仕湯使人三聘至以為宰相尹即宰也論素王九五之尊湯尊以阿衡阿衡也衡平也言倚之以為平也相湯復遂有天下壽百有二十歲

伊尹湯之相也去聲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

有不仁者若其遠矣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益有

以知失子之兼仁知而言矣慶源輔氏曰子夏一聞其語便歎聖人之言所

包者富不隨於一偏不滯於一隅即知人之中以見愛人之實推乎知之用以及乎仁之功其於仁知之

體用益已浚體而默識之矣不然何其言之明決精審沛然無疑而噴與聖人之言相發乎○新安陳氏

曰選於眾而舉皐陶伊尹此知人之知所謂舉直錯枉也不仁者皆化為仁即愛人之仁能使枉者直矣

夫子二語已包子夏之意子夏之言益發明夫子之旨遲問於師又問於友其問之弗知弗措者歟○

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

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
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饒氏曰此章愛人
知人是仁知之淺近處

包含無所不盡則深者遠者亦
在其中深遠即枉者化為直處

尹氏曰學者之問也
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

欲為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

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為之也及退而問

諸子莫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扶又問

矣既問於師又辨於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

胡氏曰知人愛人是分言知仁之用舉直錯諸枉能
使枉者直是合言知仁之相為用蓋仁包義禮知仁
之中自有知知藏仁義禮知之中自有仁知仁本相
為體用故見於舉錯之際知仁又自相為體用也通
考朱氏公遷曰樊遲問仁知二章皆主乎事理而以
不同自一人之心兼仁知而言則為全體之聖各就
其一體指其仁知而言則為成德之人若學者之為
學則當兼致其力以變化氣質之偏以擴充全體之
極也又按自其資稟各有所偏而言則仁者自仁知
者自知自其成德之淺深而言則仁
足以兼乎知知不足以兼乎仁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告工毒反
道去聲

○參虛齋曰不可非不肯
也言不可以忠告而善道
也。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亦

論語大全

楊慈湖曰不可而不正
亦志愛矣而失於過是謂
私欲故聖人止之
鄭申甫曰不可則止非
善之也機未報且俟之前
可后圖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
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音朔而見疏音子游曰朋
矣則自辱矣宋子曰告之之意固是忠了須又教道
得善始得雙峰饒氏曰忠告者盡此
心之誠既誠矣不能善其辭說以道之恐其未能從
二者俱盡而彼不從然後宜止未能忠且善焉而泛
然告之道之遠以彼不從而止則是在我者猶未盡
便欲責人非交友之道也齊氏曰善道者心平氣
和語明意盡或從容淡遠而有餘味或深切簡當而
可淡思大率欲補己意而聞者不悖也如此而猶不
見省數必取疏知進退者所不為也然則非忠告之
難而善道之為不易爾勿軒熊氏曰忠告是心盡
忠善道是言盡
善內外皆兼到

○吳省菴引躍云註一益
字有味必自家先有明道
進稱工夫然後去取友故
益爾益進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此章見取友之益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慶源

曰為仁由己朋友但能輔助我以為仁而已覺軒

蔡氏曰以文會友致知之方以友輔仁力行之事○

新安陳氏曰人之講學脩德皆有資於朋友既資朋

友以講學而致其知尤資朋友以輔仁而力於仁則

益友乎○東陽許氏曰為仁而不取友以為輔則有

孤陋寡聞之固會友而不以文則有羣居終日言不

及義之失○雲峯胡氏曰上章友之資於我者不可

無忠告善道之益此則我之資

於友者賴其講學輔仁之功

